



110209

鴈字詩敘

福刻



詩者性情之印三百十九如野鶴
踏沙偶然留跡不計其存也見者
自注之以起篆西京建安以據玉
印泥渾然成跡不計其美也鑿者
自珍之以作符初唐以及盛唐計
其美矣如荆璞乍剖良匠奏玉封

之以紫泥護之，以重器非其物不
付，非其候不行。燦然寶章一出，而
山岳動，鬼神驚，為百世不磨之跡。
然跡者，以詩對性情而言，而詩中
實無跡。如花自有豔，月自有華，天
地之文得此而備，而無加於文人。
帶血氣，立之競勝，不相下。古來終

言人之揮洒，幾遍有心人之闡發。
幾窮我於其外，欲另覓一真種子。
為不經人道，強而元氣漸漓，若醱
醱之於魯酒，不得不由意揣摩，著
力裝點，而成晚唐時為之六勢，押
之也。欲肖像，又畏斧鑿痕，引入髓
又畏粘皮骨，於是鏡中花，水中

月為上乘而華豔隱躍於濃淡遠
近之間此似以鳥豕為拙獸以骨為醜
鑄鏤變體以供時好者矣詩人多致
致者極其興之所至而中無剩留
外多含蓄也故夫意中之願欲舌
上之形容大都過情而似誕影射
而似幻雜出乎眼前口頭之字脚而似

俗所謂別才別趣非閱書與理者
豈陋之而不居之其胎骨獨異而
目數易二者不得以畫之耳奈何
蕩檢者藉口遂一意叫跳自謂諳
仙空疎者藉口遂一意爬搔自謂
彭澤不知才趣自別而借筏翻案
扶剔題神必憑之乎書託諷寓之

關係世教必衡之乎。理非腹載五
車而材料安得如意。非筆含萬化
而氣味安得止塵。揚雄以艱深之
詞文淺近之說。太玄擬易甘心向
周孔行劫。乃復謾言欺人。謂雕蟲
之技。壯夫不為。用千古藏拙。端嘆
乎居今世而譚大雅如跼蹐之擬。

鼎湖裂瓦之擬。銅雀又如伎。措大
將洪成。間程墨。添蛇續鳧。不作亦
可。古人素必貫珠詞。必合璧。推敲
未字。嘔心枯髯。豈好芳哉。亦名咀
其所嗜。期知音於後世耳。余幼有
是癖。而蠹魚償債。慙負風月。止以
此為應酬之具。多和寡唱者。得報

筆之紙條投之敝麓顛倒散亾不
成帙通念夕陽景促斫斷業根却
侶拋雛作帶毛和尚遂勃々乎者
鬱而以吐々意適友以鴈字詩見
示次韻報之閒居無可消遣復絲
抽緒累得二百首夫楓落吳江滿
城風雨一々贈矣炫多何為然惟

不能為少故降而為多政不及古
人處矜蟲開鶴尚難比肩啼鴉噪
蛙徒增聒耳非不知指摘之難逃
也而慕母自好又不忍以一番之
心力付烏有意欲出之與同調商
量併給子美孫名一本使知人心
必有所用老不當休美以行遠非

夢想所及舊草為世絕所誤而茲
反以落鬼無聊之故得脫稿必欲
合之恐殫焉朝露交慶無蹤遂先
以登木矮人觀一節生平淺狹之
伎倆已畢露於是編

萬曆庚申春三月孫繼統自敘



釋義鴈字詩敘

風騷寓言莊列比興每寄之禽蟲
故闕雕鵲巢化以之為權輿鯤鵬
鷄道以之為梯筏鴈詩所由作也
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出之
心知之心已耳何釋為昔謝安石
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即為重相諮盡

既歎曰非惟能言人不可得索解
人之不可得以及古所難者而今忽有
焉以以謝之况索解不解中必有瞞心
語以瞞心語欺世又誰能任之元化
同年卓古病武林人實天下士也得
茲稿遺書索強詞甚懇至欲取工
費而又引謝之諸公以破余之孤

特夫諸公何敢當此意誠難虛也遂
得焉為之第坡謂竹影金瑣碎何
嘗說日月又謂賦詩必此詩字知非
詩人注而不肖注可廢矣注而必
肖是按圖索驥而併以辨其驢黃
也於古意得無刺謬然詩者可不注
者有不可注者有不可不注者有終

不注者有不能注者有不能不注者
古評云雀處極參禪刺口劇菱茨
言向貴明潤了時遂以拙易託之
平淡又喜為省題詩及出入堆棧是
可不注之六難於成章句隨人脚後
跟尋取自家面目之言意貴翻鑄耳
時遂以滋體託之新章又喜為叫喊

強矣柔猷凌人足不可注三則反覺
無味兩者余所不敢蹈也第文人者種
自古而然良匠苦心後世莫喻郭暖
桑名士賦詩李端擅場錢起於其
夙構武帝問顏延之謝莊月賦以答
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夫以比肩
齊名之士尚不相信而相譏况蓬荜

中入乎荆公詩有功謝蕭規慙漢
第見從隗始說燕臺或謂功於燕
弓授而見於隗否授之以孟郊受恩
慙始隗復之錢起詩弓星飛麗統驥
箭發魯連書葛方立亦謂箭於書弓
授而星於驥無授至之尚為於案倘
錢而面承葛之未必善以復方立倘

五而不根蓋強必且善以對或人以此
是之太匠而尚以援引以迫詩况公
唐李肇字故曰不可不強然古人之
詩一字可以稱師一句可以成信一對可
以宜文一聯可以金疾如連城壁獻擊
節者同聲照乘珠來具眼者共觀是
皆終不強終不強而人自賞若律則

用素深遠即李杜稍煩後人之語
然所注者糟粕耳中有韻焉如之近
而悠然可思篇終而鏗然未絕者是中
有度焉如蕭疎若楊柳牽風娟潔
若芙蓉出水者是中有機焉如舒徐
若曲江九迴直捷若瞿塘一瀉者是中
有畫焉如按之而快接形聲憶之而

宛在心目者是有眼焉如存之則
廓然若昭玄之則闡然無色者是
中乃氣焉如舉頭若北斗可攀開口
若西江可吸者是有中者脈焉如首尾若
牽然之應循環若睡覺之連者是有中者
神焉如挹之若風清月朗探之若岳
峙淵停者是有中者精焉如蓮發而

么荷已具色空而舍利不滅者是
皆不能注不能注而人亦賞兩者余
所不敢望也上古以言載道故無詩
中古以詩言志故無柄唐後以詩象
身必有柄以稱其工拙如今世以文試
士必有題以分其殿最無當於柄
即非詩猶無當於題非文也昔

人浮沈俱有同調聚散俱可寄情古
觸處成詠而其柄泛其跡寬今世非不
名者譚詩便來話笑甘貧悴似者
又簡出罕文湛然無感遂姑借一物
以宣洩其鬱勃而其柄專其跡窄
欲為平淡而平淡窮且遁之乎穢
組欲為翻鑄而翻鑄窮且遁之乎影

射明知為大雅之罪人矣然勿謂
織組之無平淡也鄙人牙斲了無
痕迹仙人衣裳寶圭刀尺古不乏人
而今未逮所誣者非此亦勿謂影射之
無翻鑄也水中鹽味易牙調之而庶
品陳色裏膠精韋偃和之而萬象
出今或有人而余未遑所誣者非此

陳翁云看書如服藥之多力自行
之實之妙也是稿數必取盈則用
物如字偶合古而無激便以為撰
旨本異古而未闡旋以為襲故不
能不誣后山云學詩如學僊時至
骨自換之虛之妙也是稿字必於
至則取精多或緣物以窮其態或

叩物以扶其情或借物以據其懷
或趨物以昭其訓淺可藏深近可
苞遠又不能不極故實森列昔人
鑿之散錢凌虛貫穿昔人鑿之索
子使散錢不兮世數而混貫之以
索子安知其正當於用又不能不
兮誣而先之以訓詁子瞻云儋州

數百家之需取諸市而足必有一
物以攝之錢是已文章材料取諸
經史而足必有一物以攝之素是
已夫錢粗言之本為實而精言之
又為虛緣實造虛憑虛取實是以
在貫之錢博採五都之珍異而用
之務中其程置之務得其所者也

又不能不合強而亂之以總義待
在今日真差大市裏賣平天冠並
無人問豈曉之以自明於世者得
幸此業藉手以報卓足足矣慙非
白馬淪殊負謝安石

天啓壬戌中秋日續之孫從統復
敘於似僧壘中



不免求敘牋

往刻詩四種合三集當丐三文以弁之
性奇嬾尤嬾於干時俱胡搗爲之非敢
云一家言也跋謂無藉烏紗亦解慙硬
口豈真有屑爲我撰者而矯情避熱豈
曰能賢註刻成弁語亦就如右竊念左
思三都賦出互有些言議得皇甫謐作敘

而後莫不歛衽及其別賦皆自爲敘註
而假姓名於時人世眼悠々能破此惑
乎第烏紗終難干亦終難去嬾吾吳文
筆甲天下其不藉榮膺能來海內之羔
鴈者累巖邑不得一而吾嘉唐徐兩兄
如以孤島抱雙壁沈黃諸少俊又聯翩
鵲起刻日青雲者也同爲膠大產不得數

君子者出一言以重我不必問價而已
知爲伯樂之所棄矣遂各以裏情告幸
各不我拒又幸數君子之習我拙而能
狀叔敖亮我窶而不責潤筆於鄭譯也
此不免求敘之故

孫繼統頓首具



釋義鴈字詩序

孫先生續之家在江海之間去縣不百里而舟行以潮汐為候有風濤之虞故累歲中不能數相聞而知其耽嗜典籍藉日游戲翰墨如饑渴之於飲食及見君則神氣奕々須髮郁然余自

謂有十年之長既而問之則相去一歲
耳庚申之歲遺余鴈字詩二百篇時
海內多為雁字詩者至於滿百則一時
作者所無有也使者方索報不及盡讀
讀君所自叙則奇詞奧義疊々而出蓋
未見其詩而雲烟杳靄賓鴻高下如

在目前又明年復為之釋義既旁引博
證而又自言其意旨之所在如鼎食之家
廣收珍異麟脯龍鮓熊蹯豹孕東海之
鱗西海之翼同州之羔松江之鱸細者至
于溪澗之蒨藻野田之蕙蔬無不羅而
致之以薦宗廟娛賓客而又著其海陸

之所自出與其燔炙烹飪之法蓋昔之作
者所無有也余於君年等耳既久廢學
多所忽忘兀、而居于、而遊殆不知筆硯
之所用偶以一卷自娛未終篇輒志倦體
罷潦倒思卧而君才致溢出光恠橫發
如赤手捕蛇不施鞚勒騎生馬人之才

氣相越何其遠也且自東夷發難徵兵
調饗三吳騷動憂時之士北望箕尾之
公相對長歎而君之愛子方對公車慨
然上疏願奮身以遏暴虜之衝所製戎器
蓋五兵所未有蚩尤以來所不聞退然一書
生而國家有急倚之若金湯海內識與不

識莫不想見其調度異其成功日夜鯁
然而君不以介意方且閃羅群藉搜抉奇
句櫛千秋之業乃知淝水之役謝氏諸子
將率三軍而太傅吟咏圍碁不輟高致
雅量庶幾似之矣豈滄溟所虛吸三江
五湖所輻輳其地固多奇士哉釋義刻

成君欲余題其端余為之低徊者數月而
不可以懶辭聊為之序云

晉昌唐時升叔達撰



晉書卷之六十四



凡例

餘集做此

一詩家咏物多有一韻一首者夫咏物須窮其致
韻有煩簡則意有豐約安得貶武庫以就懸磬
余作意到定韻意盡易韻吟竟仍照韻貯之止
有後先而不拘夫章數之多寡即今上下卷亦
以數分不以韻分也

一時輩刻書有借古字以示博者如乘必書乘俯
必書頰殊礙眾目茲稿但避俗字非俗者一依
經史故掛本從卦復不是俗時刻多書挂此獨
不然

一俗字如銜或書啣函或書函遺笑大方槩不敢
誤入如以開當間以句當勾以著當着入目出
口卽通儒遇之須回頭一思者寧可犯俗斷不
以三字兼六字古之通用緣未備也旣備矣何
吝分別而以此等市好古之名耶晦翁博極羣
書傳註槩不拘古止欲明其意於天下豈區區
以點畫示斯人

一上三字之犯俗義當辨耳豬猪俱豕而亦從俗
作猪者與尚書彭蠡旣豬句易溷也詳上卷第
三十九末聯訓詁

一字學尊今則以

洪武爲主該博則以諸韻爲輔近情則以經書爲憑
惟翦字洪韻以翦爲正以翦爲俗集韻以翦爲
正以剪爲俗似乎矛盾

聖世同文本當從剪而偏見一書者笑我瞽矣並權
之而從翦兩書俱不以爲俗也况凡刀皆一刃
翦獨二刃因竊取其義

一按讐之按傍本從木按諸韻從才亦同義今避
御名一一從才雖韓有諱辨對之不免戰慄也

一聯中出處原自作對者須合而註之倘合註在

一 上半句不妨以上句之下半句後於次句之上
 半句倘合註在下半句不妨以下句之上半句
 後於本句之下半句
 一 註宜詳而衆所共知者則畧或止云某人事
 一 餽釘字脚卽在一句而宜分註者仍分之卽在
 兩句而宜合註者仍合之
 一事有雷同前已註過者若其文繁多須云詳本
 卷或前卷第幾首倘可約註不妨重見省觀者

凡例 終

凡例 終

釋義鴈字詩卷上

吳人孫繼統撰併註
 友人毛仲初校併書

其一

持箋直欲與天公
 楓落吳江路始通
 淡生涯從爾
 好沓拖風氣更誰同
 莫非夏篆金鈿出
 可是昭陵玉匣空
 日蒞衡陽光近午
 遲回不忍過隅中

箋與天公

喬道元與天公初學記

楓落吳江

冷崔信明

淡生涯

裴令公夜宴聯句白云笙

沓拖風氣

醉

信筆頗有

夏篆金鈿出

張懷瓘云向在翰林見古銅鐘二紀

昭陵玉匣空唐太宗酷好蘭亭用玉匣藏之

末聯郡志云鴈不過衡陽淮

衡陽是謂隅中至

于昆吾是謂正中

鴈有孤高之操故以與天公箋摹之然亦不胡亂

草草必待楓落英江而後通可謂不安卑近而亦

不近繁華者矣如此冷淡生涯從爾衷之所好如

此沓拖風氣更誰與之相同莫非夏篆之金鈿已

出而神采獨異於凡筆乎可是昭陵之玉匣已空

而真迹復傳於人間乎若然宜其遍示寰中矣而

獨不過衡陽者何夫日至衡陽為隅中光且近午

豈其向日之心不忍越此而背之也耶是又揣摩

他意中事

催寒送煖轉頭空逸迹應投亾是公年表自編知月

其二

異天章誰得笑雷同旱龍吸硯流玄液蒼鼠舒毫吐
白虹祗為向陽心一點翻令意思入霜蓬

轉頭空休言萬事未一雁時皆夢坡亾是公虛賦子年表

春秋有一雁月異策鴈按去來故云天章

知春秋故云坡雷同曲禮旱龍吸硯有僧講經一

手扶雲漢分山下龍也歲一得閒來此僧曰能救旱乎曰上

帝封江湖不得用曰此硯水可用乎乃吸去是

夕大雨皆玄液致誠而旋蒼鼠一奮鬣

黑水韻瑞蘇叔黨有吐白虹筆端一向陽鴈為隨陽意思

鼠鬚筆詩入霜蓬如霜蓬坡

見故云轉頭空惟踪跡杳眇如是故云投亾是公

而謂之逸迹題意明矣此豈自編春秋之年表而
每年一至依月不爽耶似此天章雖千行萬行字
字雷同而人爭羨之誰得笑之也吸硯舒毫俱是
賦體而旱龍玄液得之象蒼鼠白虹得之勢未復
憐其以向陽之心而反成蕭索今信見疑忠見棄
者飲泣無已

其三

黃昏筆脚欲朦朧力認曾無鉛槧功入草驚蛇騰暢
月出林飛鳥怯晨風天聰慣向書中活霜儉都因字
裏窮只此薄能俱是學片時不涉怕心聾

鉛槧

懷一提一楊雄槧以木為之可修削故名簡版

入草驚蛇出林飛

鳥

懷素云痛快處如驚蛇飛鳥出林

暢月

月令云仲冬曰一註云陽久屈而

後晨風

詩也

天聰

惟一為一惟一為明楊問明篇

霜儉

猶言寒儉唐馬

周疏云貞觀初率土

俱是學

程子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性理

不涉心聾

心一學猶

曰筆脚開門見題矣然不假鉛槧一任天之便於是
是以書法贊之而騰暢月則言其乘時之勇怯晨
風則言其行路之難一生聰明寒儉活計在是而
窮苦亦由是鴈獨何心只以書即是學片時間曠
便心聾耳可
以人而不如

其四

新成秀句滿天東此鳥從來不可籠用命何妨三面
網驚心豈為六鈞弓行間玉潤凝霄雪字裏金生起
兌風莫道齊平如筭子翩翩飛動碧玲瓏

秀句滿天東

荆公此鳥不可籠

晉郭瑀隱於臨雍谷張天錫徵之指

翔鴻示使者曰安可籠哉用命湯解三面網視

吾六鈞弓顏高之弓行間玉潤字裏金生宋鄭

唐人論霄雪冰雪雜下兌風方之齊平如

筭子義之云平直相似形如筭子上下方整碧

玲瓏張懷瓘撰用筆十法其八曰射空

曰秀句亦開門見題矣而急云不可籠以明其非

凡鳥惟其非凡鳥故知機而能用命不妨三面網

也處安而能驚心不為六鈞弓也於是復以書法

贊之而霄雪應玉兌風應金點出秋冬之景第其

疎密高下整整齊齊得無以如筭子病之耶鴈行

之斷處見碧與白雲之破處見碧一樣玲瓏此中

自足佳境

其五

發揮天藻筆生風羽族何知屬化工法逼九章多異

趣功高萬古破羣蒙堅心細把瓊瑤勒虛體難教鐵

石充名類依稀俱足愛右軍含笑入籠中

發揮天藻楚些筆生風落九章李斯著

多異趣鍾書點畫之萬古一羣蒙一

興鐵石充梁武命殷鐵石揭鍾王書一千字每

詩云已將字片紙雜碎無序令周興嗣編綴坡

詩云逸少鴈名類依稀鴈亦相似故云

曰筆生風亦開門見題矣而鴈實有不知其然而

然者故歸之化工然未有文字之初定先有鴈字

以開世人逼九章而多異趣其法易見高萬古而

無端愛鵝豈以其名類依稀於作字之鴈耶詩意誠不妨射隱倘飛蟲而弋獲也寧不使逸少解頤於地

其六

非將奇墨戲雲中為把常年信息通
潤白如波橫遠渚孤青似竹畫長空
高虛不染神仙態退讓無爭君子風
垂翅附冥情正熱如何發聾與披聾

潤白如波孤青似竹

孤青似竹更颯颯長浩渺賈耽虞書歌

神仙態君子風

右軍嘗謂人曰我寫道德經有

垂翅附冥

我今鴻季長吉

發聾披聾

枚乘七發

非以墨戲而以信通是他候時本念然既以信通而又安可無雲中之奇墨乎看他橫遠渚則潤白

如波畫長空則孤青似竹高虛不染則有神仙態退讓無爭則有君子風凡此皆書法也皆吾人所未諳者也即有欲附之熱情而渺不可攀又安肯披發我之聾聾耶未雖言附鴻而長吉本旨實有青雲聲施之想

其七

仙人篆本出方蓬筆比雄虹氣更雄
付與剛風吹不斷移於弱水印還同
橫挑日月擔當力淨掃雲煙點化功
尺一時飛何所寄遠辭丁女迓壬公

仙人篆

帝譽書有謂之形李

方蓬

壺萊雄虹

者為剛風剛風鴟鴞不動去地四十里

抱朴弱水之遠岸沈約聽曉鴻篇尺一漢以板寫

詔書 丁女壬公 壬公飛空

曰仙人篆則出方蓬矣故其氣雄於雄虹而高之
付與剛風吹不斷也遠之移於弱水印還同也恰
似與方蓬叫應日升月沉橫挑之以一擔雲消烟
滅淨掃而無半點極言其功力之大又似與氣雄
叫應如此尺一何所寄而時飛乎辭丁女迂壬公
俱非人世事又似與仙人篆叫應鴈來時秋已暮
去夏遠而入冬近矣故於辭字上加一遠字而於
迂字中含一近字

其八

筆筆飛天字字同原無墨色着高穹也知過眼為陳
迹偏喜親身學苦空暗把月輪評朧朧明將風氣辨
雌雄可憐到處成寒窘繪句絺章不送窮

飛天

一八會以前不陳迹 俛仰之間以為學
可得而詳也衍極

苦空

上入一朧朧 晦而月見西方曰一湖
一坡 而月見東方曰一說文 雌雄

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大王之雄風傲濁寒窘
鬱邑歐溫致濕此庶人之風宋玉風賦 送窮
詩成天一笑萬 繪句絺章 江左餘風絺章 送窮
象解 一坡 唐六藝敘

韓有

筆飛字同非鴈而何寫上高天原無墨色亦既知
過眼之為陳迹而偏喜親身為之學苦空者祇以
閒評風月吟弄無已時也何不以繪句絺章送出
窮色而到處寒窘避冷就熱耶蠢魚生死文字間
到此不覺一慟

其九

飛入冥冥弋慕窮浪傳齊客落虛弓紫迴只為情無
限瘦硬休云論不公絮擘雲開平以直石尤風惡曲

而通悲侵寶瑟成歸陣杼袖應憐小大東

冥冥弋慕窮鴻飛 | 齊客虛弓忽見

傷盧瘦硬論不公杜云書貴 | 方通神坡云

平五言絮擘雲開平以直石尤風急曲而通絮擘

雲也韓云晴雲如擘絮石尤風打頭逆風也陳

子昂云辛苦石尤風管子云鳥飛准繩曲以為

直則時曲時直固鴈字所不免乎又曲而通三

字本楊雄法言塗雖曲而通諸復 寶瑟 歸陣谷言瑟柱 鴻杼

袖 小大東小東大東 | 其空詩

冥鴻高舉弋人之慕且窮而豈落於齊客之虛弓

其同人縈迴只為情之無限其書法瘦硬休云論

之公至此而題意悉矣然而雲氣有陰晴風色

有順逆惟途中之遭際不同故行間之曲直稍異

而縈迴之情與瘦硬之法固自在也其情正可戀

其法正可賞而悲侵寶瑟忽成歸陣者何故豈以

東人之貧困杼袖皆空而不忍留耶爾時會奴繹

騷東南力盡觸景傷懷借瑟中之歸陣以鳴告病

之意夫笛中之落梅非真而實用之於梅瑟中之

鴈柱非真而實用之於鴈脫胎換骨變化方神接

木移花生意倍足詩家三昧端在於此海內知音

豈其膠柱而鼓

其十 千里相從趣本同寫心不絕遡流風辰禽興降因形

立豪草偏枯對面攻比翼可容齊仲父衷腸莫訴衛

懿公須知問價懷金者只為伊箋贈筆工

千里相從趣本同行合趣同 | 寫心不絕遡流

風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 辰禽興降相如採日

而獨上袁宏北征賦

仲其體為之一象形焉後漢東陽豪草晉衛公搜諸史籍得十二時書皆像神形

張芝及父覲法而作一書蓋草書之帶行者偏枯唐張懷瓘作用筆

面攻孫無忌傳比翼齊仲父齊桓云鴻惟

是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之衛懿公射鴈於

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翼也管子衛懿公射鴈於

帖白問價懷金箋贈筆工羅隱以鴈箋寫詩贈

之皆懷金千里相從惟其趣同故遡風寫懷俱同亦開門見

題矣隨復以書法贊之而可容齊仲父重之也莫

訴衛懿公愛之也至於懷金問價亦歸之鴈箋而

愛重之心於是乎極矣不謂羅生箋上之鴈化作

丈人屋上之鳥

其十一

可是年來筆不公一般紀歲萬家空倒橫直豎元和

脚南北東西洛右風零落許多珠串下輕清閒箇石

虛中由來妙墨因伊起遂謂書如戲海鴻

倒橫直豎都如許吳彥高元和脚柳公權書聲

禹錫詩云柳家南北東西姜蕪無數洛右

新樣楊凝式善草書寺觀三百珠串下柳子

風處題寫幾遍號楊法書苑珠串下厚序

聯韻云燥若貫茲用其意唐嚴石虛中硯妙

尚書詩云歌喉一珠茲用其字

墨臨池書如戲海鴻右軍

鴈字一年一至恰如紀歲筆豈有不公者而止以

萬家空之心忽生怨尤猶是前篇東人南箕北斗

之恨乎然倒橫直豎異形而總是元和脚南北東

西易向而俱為洛右風則筆未嘗變而觀者之心

自變也於是於怨尤之中旋生冀望又旋生恍惚
豈其零落許多珠串下耶擬之也亦願之也何其
輕清閒箇石虛中耶疑之也亦神之也於是緊以
妙墨接之而謂戲海鴻之喻實本於此使評右軍
者戚戚心動於九原

其十二

項帝人書愛所鍾墨情筆興晚來濃共懸仄影垂垂
下不敢橫飛兩兩縱伸紙倒安青玉案搶鋒逆上紫
霄峰欲令海外通文字遂比浮萍無定蹤

項帝人書

書有仙人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其仄影周昭

王時脩塗國獻丹鶴以其翅為扇垂垂下欲
名依前被風扶起此羽扇之始事物紀原兩兩縱習字謎李彪解之得賜

金鍾伸紙

其中晦翁書銘青玉案詩題高

搶鋒逆上

蔡氏筆法云弩筆者紫霄

峰

禹平水土勒銘告成於廬山

鴈時作人書故云愛所鍾亦每乘夜至故云晚來
濃翅如羽扇故云懸仄影去遠似落故云垂垂下
勢已前進故云不橫飛匪獨一行故云兩兩縱字
字寫上天筆筆逼古法故云倒安青玉案逆上紫
霄峰至謂其欲通文字於海外而不顧萍蹤之無
定令懷安忌善者心慙

其十三

誰將白絹送斜封崔杜臨軒亦改容筆滌南溟天在
手光搖東壁宿羅胸慣浮阻里巖頭石懶度衡山頂
上峰只記當初元字脚肯隨風雪作書傭

白絹斜封

印盧仝茶歌

三道

崔杜

伯英善書白云

上比改容

周亞夫傳

南溟

池天

天在手

手東壁

日在

宿羅胸

化用掬

二十八

阻里巖頭石

浮山

縣西北平一有鴈

心經其上

衡山頂上峰

不復過遇春而回一統

元字脚

若記一箇

書備

匡

備

披素斜飛似白絹斜封而書法神妙故云崔杜改容鴈從西北至東南故云南溟東壁而天在手則

滌筆之氣象宿羅胸則光搖之精神形容目前之景色無可加矣於是避其經歷之處而曰慣浮是

不憚勞也極其止息之鄉而曰懶度是亦倦勤也辛苦憔悴一至於此豈甘為書傭於風雪之中哉

特天植其性難忘本來之元字脚耳嗟乎青春而無投筆之志白首而有懷鉛之忙着甚來由不覺

自笑

其十四

亂雲堆裏撥霜鋒身作書衡世所宗柳葉蓮華堪把

玩櫻桃青李不函封人間浪比鷄為鳳天上俄驚蠋

化龍忽被春王收拾去問誰還敢躡高蹤

書衡

宋鄭僑著

柳葉

篆晉

蓮華

宋熒惑退

韋作轉宿篆象

櫻桃青李不函封

右軍帖云

未開時形衍極

比鷄為鳳

謝超宗問王僧虔

佳函封多不生

蠋化龍

有蛇

抱朴

撥霜鋒於亂雲之中非雁字而何平直如衡是身
作書衡世為天下法也其妙何如而堪為書衡耶
既如柳葉蓮華之堪把玩又如櫻桃青李之不函
封就世人擬之直如鷄之比鳳就天上觀之恍如
蠟之化龍形容目前之景亦無以加矣急轉云無
論當前莫能攀援即春王收拾去後而碧天寥廓
法墨消沉誰復有躡其高蹤也者說至此而落雲
煙於紙上挾風霜於毫端俱行地人伎倆與足亂
浮雲者不同

其十五

雨汁雰雰正上冬去時手墨又重逢三微欲轉方停
劄八陣徐開尚斂鋒碧漢為章因落稿白雲自卷未
成封天家畱取存亾迹以此尚書失九共

雨汁 仲冬行秋令則天時 上冬 十月日
月令註 雪雜下日

纂三微 元旦日 八陣 孔明圖 漢為章 倬彼雲

于天存亾迹 三皇之世若泯若沒 九共 亾書

上冬而重逢去時之手墨是來賓後一月其去春
尚遙也故必待三微而劄方停其戒寒伊始也故
徐開八陣而鋒尚斂碧漢之為章于天豈因其落
稿耶白雲之自卷於空豈未得成封耶且其條有
倏無為若存若亾之迹豈尚書所失之九共向為
天家畱取而乃在茲耶似信似疑題意自躍

其十六

篆欺曹沈不成邦行墨何須筆似杠懷素攻顛心已
醉張芝劄草氣須降鴻濛畱下縑緗卷羽檄當先纓
絡幢逞得雲頭徑丈勢龍文九鼎力能扛

曹沈不成邦 篆刻鄙 行墨 伸紙

翰筆似杠安得巨懷素攻顛張芝劄草不同

只豈類心醉經文六氣降其何由

歐鴻濛淮南道應先具筆札拂羽檄檄

急事則括書法有一篆漢劉德昇觀

云起七寶塔以星象而作一旛幢也維摩經

文九鼎力能扛力可獨扛韓筆

篆欺曹沈而行墨不須筆非鴈字而何然不獨欺

曹沈也即攻顛如懷素其心亦醉即劄草如張芝

其氣亦降人第知鴈之為鴻而不知實開上古鴻

濛之先者也是鴻濛留下之縑細卷也人第知鴈

之有羽而不知實司上界羽檄之任者也是羽檄

其十七

南征不為稻梁思題遍湖山秋更遲惜別吟成王榭

館傳書影落上林池哀情只在于飛句倦翼應懷歸

去詞眼底流光梭一擲好畱剩興續來茲

稻梁分鴈鷺之王榭館唐一航海遇風抵

飛雲軒閉目少息至家見梁上雙燕呢喃知所入為燕子國撫遺傳書上林足

帛書事哀情于飛句鴻鴈于飛倦翼歸去

詞陶歸去來詞云梭一擲流年一擲藍來茲

來年也美

詠鴈者必云稻梁豈真係思於此而南征耶只為欲畱題於湖山之間而題遍則秋遲故九月而始

來賓也所遍者何若以惜別當吟王榭館若以傳
書當影上林池所題者何想其哀情當在于飛句
觀其倦翼當懷歸去詞至此而題遍之意已悉矣
於是其以流光之迅疾戒之而欲其留剩與以待來
年亦愛之無已
信其不爽之意

其十八

凌秋競爽解人願法筆稱雄意執雌銅雀不鳴玄兔
滅金鷄難駐白駒移柳家新樣都成拙元祐遺風未
足奇現在目前何以故此身非鳥不能知

執雌

莫踰之家語

銅雀不鳴

古視詩魏武惟解飲

臺瓦可作

玄兔滅

筆以為之書故云

金鷄

既騰翥六合

白駒

魏豹傳謂日影也

柳家新樣

詳第十

元祐遺風

凡字不貴宋體

此身非鳥

不能知

借莊子秋水篇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意而化用之

氣凌秋材競爽似不可翫而人實為之解願惟其
稱雄者筆而執雌者意耳然不假銅雀之鳴而玄
兔俱滅稱雄者無藉於法筆難挽金鷄之駐而白
駒空馳執雌者又自有深意故以從來名家較之
俱拙而不奇皆筆也非意也必欲深求其意而現
在日前莫知其故非以此身非鳥不能知耶夫開
口曰解願似有所會究竟曰不知反與之以鵲突
者何蓋此義于秋不解以不解解之正鴈字實錄

其十九

寸雲尺霧慢塗雌獨信無疑有赫曦載筆年年翻舊
稿留題處處發新知止齊不亂時堅壁高致難攀日
漸達會意成文去雕飾只憑世眼辨妍媸

寸雲尺霧障天 | 塗雌梁世摹右軍樂毅

定赫曦日光 | 載筆載用也 | 止齊不愆于 | 堅壁六步七

步乃馬駘 | 哲漢王在宛與戰 | 高致秋水出芙蓉天 | 漸達于達

其羽可用為儀易漸也 | 去雕飾然 | 李

字誤方塗以雌如此妙筆寸雲尺霧母得翳而塗

沒之自有赫曦獨信之而無疑也惟一心向日故

亂時堅其壁不以戒心而憚遙高致難攀日漸于

達不以清修而簡出然亦何心雕飾只會意成文

一憑世眼之妍媸我耳是終以赫曦為知心者

其二十
一生隨俗與隨時冷煖無常只自知天柱峰頭題舊
柱峩睂山下畫新睂飛來誰氏聯珠集羞殺當年沒

字碑縱筆幾行人不識問奇載酒慢相疑

天柱峰唐趙知微中秋苦雨領客 | 題柱相如 | 峩

睂山半輪秋月 | 畫睂張敞 | 聯珠集竇羣竇鞏兄

為一沒字碑崔協不識文字號 | 問奇載酒好事

載酒從楊五代史

鴈宜南宜北故云隨俗乘春乘秋故云隨時冷煖

無常心自知之而已題舊柱畫新睂一賦一比以

窮其覽勝之致聯珠集沒字碑一反一正以形其

翰墨之佳然亦未是他奇處至於縱筆幾行人便

不識亦可載酒問奇而得不必多疑猶有前篇慢

塗雌與獨信無疑之遺意

其二十一
風纒露沐欲何之客路須防秋色欺寫出鴈鳩心裏

事分來杜宇口中悲固無休歇完篇日亦少闌殘敗
筆時掛一不愁還漏萬人間萬事畢於茲

風纏露沐唐儒學傳客路須防秋色欺秋色偏欺

鳩鳩心裏事平如一詩註杜宇口中悲蜀王化爲

子規其哀掛一漏萬韓念萬事畢通於一

節屆深秋風露冷矣而鴈獨南來欲何之耶客路

中須防秋色欺戒之也於此忽有疑焉鳩鳩心裏

之事如一而汝能寫之宜無二向矣杜宇口中之

聲甚悲而汝又分之似非樂事矣何孜孜不息無

休歇完篇之日耶又兢兢不苟無闌殘敗筆之時

耶倘以掛一漏萬為憂而經營無已時則通於一

萬事畢有鳩鳩之心亦足矣奚待寫出無杜宇之

悲亦可矣安用分來何不安土重遷優游度日而

必南北易向以筆墨為樂事犯此風露冷耶含情

口角以終戒辭無率然之形而有率然之意

其二十二

旗鼓于今屬鳥師一家風骨俗誰知寒枝滿地難為

管空井無波慢作池佳處軒軒還舉舉狂時怪怪復

奇奇筭來不是伊工字只為當初字學伊

旗鼓詩壇什鳥師少吳氏為一家風骨祖瑩

章須自出機杼成而鳥名史寒枝滿地空井

能共人同生活茲化用之於書何

無波隋李元操鳴鴈行云夕宿鴻詠王氏女云

棟盡寒枝不肯棲漁隱謂鴈非棲宿樹枝之物

此語亦病紀謂人讀書不多妄議前輩引李詞

以証之然亦未言何枝也想秋暮時無論枝葉

俱敗而蘆枝狼籍正鴈所托宿余故以一襯

奇奇韓

少昊氏鳥師而鴈之文筆擅場旗鼓屬之矣如此風骨自成一家難與俗人言也管與池俱作書之資所宿之枝所飛之井與兩者無當而佳處固軒軒舉舉狂時亦怪怪奇奇筭來非筆硯工夫皆先天所賦而造書者自學之耳又是一宗實錄

其二十三

一世窮寒冰雪知強將病骨苦撐支題橋那管虹千丈破鏡堪銘月半規到海只因奔驥渴冲天不作凍蠅癡去來總是無心事孰聽人間招與麾

病骨撐支

煩題橋

破鏡

徐德言事又古詩

在奔驥渴

徐浩草書如渴驥一泉

凍蠅癡

小字莫非癡招

麾

去莊助謂汲黯

鴈與冰雪為歲寒之交故一世窮寒俱其所知即病骨淹淹不得苦撐支也橋與鏡似比而意實賦題橋句極言其志趣之高破鏡句極言其節操之潔於是正一反以書法贊之而未復闡其心之不係於物非招之而來麾之而去者蓋以志節雖並美而鴈之專德全在節上故以到海冲天默應其志以不聽招麾默應其節而一串說下落重在大頭腦處

其二十四

水火平分南北司年年傳信不傳疑弄成天際千般巧翻出風前一段奇浪許佛堂偷式樣輕教曾子借朝期寒雲合盡銀河滅何處飛來活即師

水火南北司

唐文之世南

傳信傳疑

信以

穀一段奇不辭千里遠成佛堂式樣毗舍離為

如雁字故名曾子朝期北魏以長侍畏暑

原接活卽師蝓蝓蟲名聽其秋春還杜云中

雁因寒暑為南北是分之若水火也而又毫不愆

期使人信而不疑又翻弄奇巧使人玩而不厭首

二句影雁次二句影字尚自含蓄至佛堂偷其式

其二十五

天路多岐未足疑鬱華仙子共襟期虛空無踵吹珠

玉皓素成刊銘鼎彝上覆下承垂急溜左旋右顧蕩

遊絲休將遺墨輕磨滅畱作千秋碧落碑

鬱華日同之仙與無踵吹珠玉西風吹好句珠

刊銘鼎彝封山石班固銘功上覆下承左旋

右顧皆無使孤露神授蔡邕急溜何如屋溜

真卿遊絲後世草此碧落碑絳有碑篆于

論書愛其中碧落二字謂

日南陸而雁南北陸而雁北是鬱華奔日而隨陽

之襟期亦向日故天路雖多岐未足疑也字字如

吹珠玉而虛空之中實無踵行行如銘鼎彝而皓

其二十六

紙上陳言但得皮默將象告孰能窺萬從一起仍歸

一偶逐奇生還復奇蒼水玄夷偷玉字翠雲淡宇貢
鳥絲盡云洗硯池邊學起自無書無硯時

得皮 達磨謂弟子云道副象告 八卦以一一爻

萬從一起仍歸一偶逐奇生還復奇 皆一也象

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 皇極內篇 蒼水玄夷玉

字 禹祭衡山夢玄夷一一使者授以 鳥絲 霍小

有 金簡玉字得治水之要吳越春秋 洗硯池 臨川城東有王右

正圍紅袖寫 賦 會 曾鞏有墨一賦

紛紛紙上之陳言但得皮耳如鴈默以象告世人

孰有能窺其奧者數之萬起於一而仍歸於一鴈

固舍萬於一爻之偶生於奇而還復為奇鴈每合

偶為奇此皆所謂奧之難窺者想當日之蒼水玄

夷亦偷此玉字耳即今夜之翠雲淡宇若貢以鳥
絲耳鴈與鵝類人緣籠鵝一節盡云他學書於洗
硯池邊而不知無書無硯之時已自有鴈矣何待
學哉不待學而反以象告以象告而人且莫窺此
其書豈紙上
陳言所能比

其二十七

地久天長沒了期只因樂此不為疲春歸楊柳吾將

返秋與梧桐聖得知前侶駛時毫欲逸後羣驚處格

尤奇精誠枉自傾葵藿何日同居似鬱儀

樂此不為疲 武光 聖得知 泥盆淺水詎成池半夜

幕深調護已被 前侶駛後羣驚 從風兮一一

遊蜂一一 精誠傾葵藿 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
為之迴光終向之者誠

也曹 鬱儀 奔日之仙與

地久天長鴈之作書有何了日只以所樂在此不為疲耳春來而返值揚柳之已綻秋到便知與梧桐為同心一來一往其羣侶定分前後者駛有迅疾之勢故云毫欲逸驚有變幻之態故云格尤奇題意盡矣於是歎其有葵藿之精誠而不得與日同居徒乘時奔逐無止息之期與首句叫應

其二十八

萬象都頑文在茲漫漫長夜夜何其八生變化天之紀一字吟安人所師帛裏露飛飛裏帛詩中藏畫畫中詩莫嫌體格多更換此判如山不可移

漫漫長夜

長夜一何時且審戚歌祖天不生仲尼萬古如一意

夜何其

如未央詩

八生變化天之紀

天有一紀故能為萬物之父母素問

註云天有八節故能為變化之紀而萬物

一字吟安人所師

吟安

然斷幾莖髭盧全僧齊已梅詩有數枝開 帛 唐高帝嘗為一齊下拜人以谷為一字師 飛

至德帛又作白詳書賜戴詩中畫畫中詩

此判如山

唐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磴

李元絃判還僧竇懷貞大懼令改判絃大

萬象都頑而不靈孰有與於斯文者鴈獨能作字文不在茲乎漫漫萬古之長夜今如何哉想亦有所助矣鴈字非八即一八生變化天以之為紀一字吟安人以之為師貌視之飛也而所繫之書本為帛故曰帛裏露飛飛裏帛圖視之畫也而所聯之句若為詩故曰詩中藏畫畫中詩由斯以譚體格之更換亦多矣而如山之判歷千古而不改是鴈實得與於斯文而漫漫之長夜終賴之與起語

應

其二十九

賦就梁園試學奇玉毫如雪雪如篩敵逢白也應無也法比義之又有之挨次若將分叔季兼修不復記吾誰欲尋此意非容易得一清寧天地知

賦就梁園

謝惠連雪賦中設謂梁園命相如王之

學奇

劉棻嘗從雄

作一字

雪如篩

春一墮

敵逢白也應無也

白也應無

杜法比義之又有之

獻子還生子義又有之孟郊

記吾誰

相逢

莫相問我不得一清寧

天一以地

得一以地

梁園本賦雪故緊以第二句接之而學奇則字也玉毫則屬也又緊以第三句接之見得玉毫之白不足擬而宛然若謫仙之佳句矣又緊以第四句接之見得學奇之迹不足嘉而森然若右軍之家

法矣又緊以第五六句接之見得叔季吾誰雖有數輩而次第似分形骸俱化合之為一大家矣鴈書之為一也是故也此意豈容易尋哉得一清寧惟天地知之耳又是一宗寶錄

其三十一

瘦來一把甚時肥只為奔波棲息稀白帝城高辭沮水青嫫駕罷發江畿自呈道妙非書妙全是天機豈筆機照了聰明真絕世緣何無計破愁圍

瘦來一把

玉骨為多感無一

白帝城高

急暮

砧杜一秋為白帝而杜作又屬秋與故云

水

沮縣鴈浮山

所

青嫫

即一也淮南發

江畿

長引一詠歸鴻

照了聰明

其聰明之所

鴈瘦而不肥只為奔波無已時白帝城高秋已深
矣方辭沮水而至青嶼駕罷冬已盡矣又發江畿
而歸棲息之稀有如此者而何暇作字此非書妙
皆道妙耳此非筆機一天機耳默與道遊暗與天
合真絕世之聰明而日夜悲鳴愁圍莫破者何故
雖引而不發亦隱然為勞而不息瘦而不肥之意

其三十一

玉龍鱗甲滿空飛六翮堅強借一揮銳志欲翻新筆
迹鈍根休種舊鋒機去寒就煖私輕重揭日行天公
是非萬有皆知春色好如何撒卻孟陽歸

玉龍鱗甲

張元雪詩云戰退一十三百萬

六翮

舟人古乘對趙簡子云鴻鵠高飛
遠翔所恃者一也劉向說苑
穆宗謂柳公權 鈍根 鋒機 坡與了元長老
云一一仍落箭

事出法華末聯

萬有皆同春鴻鴈獨辭歸

滿空飛雪鴈獨揮毫無論其六翮之堅強而志亦
甚銳似欲翻新筆迹者第休種鈍根仍落舊日之
箭鋒然後可四句一串說下而先賞其勤復戒其
忽題明而情亦至矣於是復取其意中之事而評
之論其去寒就煖若有私輕重者觀其揭日行天
又有公是非者况孟春之時萬有皆知其好欣欣
向榮而鴈獨撇之而歸為不可解耳忽作不了語
令人自思

其三十二

彬彬後美繼前微度靄輕雲傍紫微隱現只隨辰軸
轉高低盡假月毫揮七分入石三分木一佩成弦再
佩韋擗管未休玄律盡長繩欲掛繫西飛

辰軸轉

北一獨居天一性理攝提因斗杓所指
之辰以建時節閏月無中氣杓指兩辰

之間合天官書與律曆志

月毫揮

摘文揮張正封

七分入石三分

木入書訣

一佩成弦再佩韋

董安于性緩佩弦西門豹

性急

玄律

窮嚴氣列謝惠連雪賦

長繩欲掛繫西飛

掛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李

鴈行次第共成妙書何後美前徽彬彬不亂乎而輕雲之態直傷紫微則又藹然可掬而卓乎其不可及矣時隱時現只隨辰軸而轉以必乘秋至也或高或低盡假月毫而揮以每從夜過也已上於前後隱現中含鴈於徽美毫揮中含字然筆力有強弱則入有淺深七分入石三分木強弱相當矣意氣有張弛則勢有緩急一佩成弦再佩韋張弛並用矣擗管未休而玄律忽盡豈其欲掛長繩繫此西飛之白日耶謂之象形可謂之會意亦可

其三十三

浪滾天搖洲渚非浮雲身子犯霜飛古肥今瘦應兼

併柳骨顏筋或庶幾玄月乍逢心已遠青春纔到背

將歸翻來覆去終如一只此令人想入微

洲渚非

哀鳴欲下

浮雲身子

字體變化

犯霜飛

遊鴈

梁蕭子範夜聽鴈詩

古肥今瘦

元常子敬

柳骨顏

筋

范文正祭石曼卿文曼卿之筆顏筋

玄月

心已遠

陽鳥爰翔于以

郭璞江賦

青春

背將歸

迎素秋而南遊背而北息

晉孫楚

鴈賦

浪滾天搖水國之景也而棲息無定時驚洲渚之非故殊可悵矣以如是之浮雲身子而犯霜飛以作字兼併夫古肥今瘦也庶幾於柳骨顏筋也亦足嘉矣然其遇雖可悵而玄月乍逢其心已遠實

鍾情於此也其筆雖足嘉而青春纔到背之而歸不係戀於此也來去如此之速亦與浮雲叫應而翻來覆去終如一字豈所謂浮雲自飛太空自定有超於身子之外者耶此意入微令人想之而不可得又是

一宗實錄

其三十四

垂露形成露未晞平明視草日熹微隄防毀蠹書方曝聳立孤鸞筆正飛二拒列開知旅逆五絃揮動送賓歸銜春旦暮還玄渚客子如何信復違

垂露

篆以書表章謂其點綴如輕露之

露未晞

白詩

視

草

太子召學士於禁中雖宸翰亦須檢校謂之翰林志故事設

熹微

日欲出貌陶云恨晨光之一

防毀蠹書方曝

史館曝書一得見來禽與

青李坡跋

聳立孤鸞筆正飛

筆飛鸞一杜贊明皇書

二拒

鄭于元請為左

當陳人命一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

逆

天地者萬物

五絃揮動送賓歸

揮日送歸鴻手

末聯

進凌厲于泰清退嬉遊乎玄渚羊祜鴈賦春鴻旦暮返客子方未歸沈約聽曉鴻篇

垂露之形已成而露尚未晞日未出也待平明視草而日色熹微日欲出也鴈字當此時而早已至止豈隄防毀蠹而書方曝耶何聳立孤鸞而筆正飛耶四句一直說下題意悉矣然惟愛之之深故又即其隄防之意而想之逆旅之中二拒列開所慮有不止於毀蠹者於是手揮五絃送此賓鴈歸去以終愛意而忽自傷感看他銜春一去還鄉只旦暮間耳而客中之歸信復違者何故此對景懷人游子羈燕之日

其三十五

不用三年始一蜚志非溫飽在家稀八衝無礙提提
至百堵難成急急歸得趣未忘愁種種知心只有想
非非年年戰勝開蛇陣瘦骨生成不義肥

三年一蜚

不蜚冲天史

志非溫飽

王曾不溫飽

衝

流鈴人經

提提至

并彼鸞斯歸飛安閒之貌

百堵

皆作鴻鴈篇

想非非

非處天華嚴

戰勝義肥

子貢見子夏肥而問之子夏曰吾苦入聞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紛華盛麗又榮之二者交戰於胃中而夫子之勝故也韓非

三年不蜚一蜚冲天亦鳥之有志而能待時者鴈既知時又能冲天而秋來春去不待三年而後蜚此其志非溫飽故勤於作字而在家稀也當其來時雖以八衝之無礙而提提而至初不坐促當其

去時或以百堵之難成而急急而歸畧不留停我試揣之其志既不在家而緩至急歸又似戀家者何故留心筆墨似乎得趣之深而嘹唳嚙嚙又似未忘愁者何故此皆非人所解只有非非想天為知心耳夫鴈本重義之物體勢若蛇陣心戰亦既勝矣而瘦骨生成不得義肥倘亦不事溫飽不得在家所致耶語不填實意自躍如

其三十六

藻筆何難直北扉千霄咫尺觀天威至文畫一善之
善太極函三微又微玄塞履霜逢喚起清江釋凍拉
催歸峰頭落處多姿態偏向華山頂上飛

北扉

學士院南便於應詔筆談

咫尺天威

天威不違

顏一

畫一

較若

曹參

太極函三

律曆志

為玄

塞

集一以安處

履霜

至易坤

堅冰

喚起催歸

鳥

名韓云

一以安處

杜鵑名催歸

日

末聯

言姿態者每云驚鴻落雁

又華山頂上

有落雁峯

鴈筆甚藻可直北扉故于霄直上觀天威於咫尺之間而無愧是天下之至文也較若畫一真善中之善是象外之太極也函三為一且微而又微總之鴈字之一畫可以包三才諧五運而動合陰陽者矣所以一出處各因乎時而玄塞履霜便先寒而逢喚起清江釋凍便先煖而拉催歸二鳥本共同類而二名復舍去來之意故借以作伴然去來何處不遍而鴈峰獨在華山豈其欲逞落態而偏向頂上飛耶亦自與于霄相呼應

其三十七

似向樓頭彌予違令人一一自知非觀摩神往雲間

去存想心從天外歸中澤安時驚大澤圓機轉處避虞機風行雨集催新韻不得留連欸段飛

彌違

予違汝

觀摩

相一而善謂之一記

心從天外歸

句向夜深

得昭禹五代時人

劉

中澤

集于

驚大澤

漢使言射

鴈得書武在某

圓機

士

虞機

下去法

初飛

風行雨集

新韻

李陽冰

見仲尼書後

之一發欵段飛

遲緩意

馬少游云

人莫或敢擬

俱衍極

士取衣食裁足乘

里稱善人斯可矣

鴈書易簡平直似彌予之違而令人自知前日之非者於是觀而摩之則神往雲間去存而想之則心從天外歸因而逆揣其意豈中澤之已安而傳書以驚大澤耶豈圓機之忽轉而高飛以避虞機

耶正欲時與周旋得借之以自省奈之何筆法之
妙若風行雨集催新韻者而不得留連款段飛以
終彌予違耶有津津
默會疊疊願留之意

其三十八

晨吟夜度最愁予未遣重來怎破除易直不容評亥
豕圓靈寧假注蟲魚苦留落月懸燈寫亂撥濃雲代
墨書絡繹如環安所則天孫機杼織居諸

晨吟夜度聽離鴻之賦又陳後主有潘安仁秋興愁予目

眇兮楚辭破除無過酒萬事亥豕史有三豕渡河子

然之果天也開圓靈於混注蟲魚爾雅居

諸日一月詩韓

人情間鴈則悲而晨吟夜度此最愁予者前愁未
遣後愁重來將何以破除之然易直之文既不容
人評亥豕圓靈之體又寧假彼注蟲魚而苦留落
月若懸燈而寫亂撥濃雲若代墨而書且絡繹如
環而不得休也果安所取則耶天孫機杼織此如
梭之日月而不停彼不過順帝之則耳此格一直
說下不
煩回頭

其三十九

務將熱熟破生疎夜夜凌晨遶直廬身在畫間還作
畫神遊書外自成書磨盤左轉行空蟻石室中祛食
字魚彭蠡豬時文已就遂令神禹記攸居

熱熟生疎老宿有語生疎處凌晨長公外紀遶

直廬直廬學士直宿之廬磨盤左轉行空蟻晉

何賀耶 **運腕** 大字一上

自操筆法作課於空虛之中故云硯滴新乾而所歷之境奚止千山所留之日奚止百日故云千山外百日餘鷓鴣鷺鳳凰皆羽蟲之族正字中書皆載筆之官故並借之以形容其妙而復以非由人力名家不如終焉見其原不為世用而超然為虛中之課也意亦叫應

其四十一

移上牕紗媚碧疎
怱怱走筆復躊躇
隸成連錦當垂世
榜寫凌雲直步虛
白夜一編分二妙
玄冬八體足三餘
寸陰不敢輕拋擲
傳世從來莫若書

牕紗碧疎 寒一穿 **走筆** 能和小詩 **隸成連錦** 品

工草一號 **榜寫凌雲** 魏凌雲殿一未題誤釘之使韋仲將懸悅書之獻之

傳 **白夜** 初弦杜 **二妙** 晉衛瓘為尚書令索靖為尚書郎俱善草書號一臺

玄冬 遠一於胡方曹植離繳鳳賦 **八體** 古文書

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 **三餘** 董遇云學

五摹印六署書七及書一隸書 **寸陰** 大禹惜 **傳世莫若書**

日冬者歲之餘夜者 **化當世莫若書** 韓

鴈字偶上總紗碧疎生媚而怱怱忽度故云走筆尚在目前故云躊躇看他隸成連錦可以垂世矣豈其榜寫凌雲所以步虛耶時當白夜有影落空庭之景故云一編分二妙時當玄冬有三冬足用之勤故云八體足三餘於是緊接上意而曰如此惜寸陰只以作書為傳世之業耳即執候鴈而問首肯

首肯

其四十二

久客荒阨歎索居閒消白日揆扶輿諸家空自千金
享若箇能爲一筆書鸞鶴少文推領袖馬牛無數愧
襟裾清狂自放無人管直任天風爲卷舒

索居

子夏曰吾離羣久矣

扶輿

佳氣貌韓云中州清淑之氣蜿蟺

千金享

家有敝帚享之不自見之患也魏文一筆書張芝其倚伏

有循環之趣

領袖

晉裴秀爲

馬牛襟裾

韓

客既久矣所客又荒阨矣故索居無聊揆扶輿以消白日夫諸家之書拙矣而不自見其拙空自千金享之而若敝帚候鴈之書妙矣而卒莫臻其妙誰能一筆書之而若循環即同類之稱貴重者無如鸞鶴而問之書不知也故曰少文推領袖即不同類之稱靈秀者俱如馬牛而按之書不及也故曰無數愧襟裾若然則無可爲伴一惟清狂自放任天風之卷舒而已雖似與索居叶應而起曰扶

輿繳曰天風總之與造物者爲徒

其四十三

來此常攜半紙書遄歸好似托籛廬一飛萬仞遊青
翠百轉千迴落紫虛變象不須占虎豹道機寧獨察
鳶魚孤高挾策離塵去肯似枝言爛石渠

遄歸

式一其籛廬猶言傳舍莊天運云仁義先

青翠

雖志希一一之遊身非紫虛鴻鴈於

變象占虎豹

大人虎一君

枝言

石渠

言者

道之一葉石渠漢藏書閣名

來必攜書而歸又甚速如傳舍耳一飛萬仞而直遊青翠何其銳乎百轉千迴而徐落紫虛何其暇

乎可以卜宇宙內之變象不須占虎豹矣可以見
天淵間之道機不獨察鳶魚矣夫理為根本言為
枝葉以變象道機實體諸身而遠離塵俗肯似枝
言之毀爛於石渠乎亦與遊青翠落紫虛叫應

其四十四

法度包藏勢豁如濃秋欲滴潤霞裾風中不少吹來

句天上何多行秘書遙見鬱葱藤繭滑高瞻倚蓋竹

效虛只因骨力人難到墨藪從茲賤墨猪

法度包藏

宋徽宗云蔡君謨書包藏一

濃秋欲

滴

滿院秋光一

霞裾

待我丹成馭風去借

吹來

句

夢回拾得

行秘書

唐太宗出行有司請載書

也

鬱葱

氣暢達也望氣者至南陽曰

藤繭

寫倚蓋

天圓如

竹筴

籠也鳳凰

墨藪

博取漢魏及唐

墨猪

逸少云字多肉少

包藏法度而勢則豁如濃秋欲滴而潤其霞裾有

瀟洒出塵之態矣其在風中恍若吹來句其在天

上恍若行秘書一何其多而不少耶然惟其瀟洒

出塵也故以鬱葱之佳氣為藤繭而滑淨無瑕以

其四十五

效天法地自操觚戲鬪成書美夜徂賣爾風情拖鳳

尾矚人孤另度蝦鬚故鄉迢遞無何有沒處稀微有

若無一壑一丘堪寄詠飛飛何日到衡巫

效天法地

篆貴圓隸貴方圓

操觚

觚竹簡也其形方角古人

用以代紙李賀

戲鬪成書

張旭深於書者也

也美夜徂

對月酣歌清夜於洞房長門賦

鳳尾

始於晉

元帝帝執謙諸侯箋奏可行批之曰諾然出於章草變法若字有尾故曰

香散蘇易簡

無何有

廣莫之野莊

衡巫

南接沈約

操觚染翰能方能圓若效天法地者然亦不假餘力戲鬪便成書已美夜欲徂正鴈競過而人未寢

之時也但見賣爾之風情偏拖鳳尾矚人之孤另直度蝦鬚方其來自無何有之鄉何其迢遞而忽

與人親及其沒自有若無之境何其稀微而忽與人遠雖意在操觚將與美夜而俱徂矣於是就其

沒後之景而惜之曰此去一壑一丘俱堪寄詠爾雖飛飛不倦亦何日到衡巫耶有因稀微而轉念

其迢遞之意

其四十六

自相喧聒入天衢霞布煙霏近白榆仰策下行侵琬

琰邪難正易辨瑕瑜只將風穎為毛穎全把雲膚作

樹膚此道伊當稱鼻祖李斯以下盡庸奴

自相喧聒霞布煙霏

郭璞江賦云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

隣悲才難云下筆則

天衢

何大畜四

達謂之

近白榆

種杏仙家

仰策下行

蔡氏筆法云策筆者

迴筆一為峻疾弩筆

琬琰

寫之

邪難正

者弩鋒一為峻疾

易夫法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則可

瑕瑜

不掩

穎韓有一傳雲膚側手為膚公羊云一觸石而起

樹膚蔡倫以紙鼻祖伏羲先天之易為萬世庸

奴睥睨眾史如石三分亦號為奴書

自相喧聒直入天衢既若霞布矣而筆勢飛逸又

若煙霏近天上之白榆者夫曰入天衢則有可升

可降之勢故借仰策下行之書法以擬之而喜其

鏗琬琰曰相喧聒則有共規共勸之形故借邪難

正易之書法以戒之而冀其辨瑕瑜然只運巧於

風穎雲膚之間而李斯以下盡庸奴耳噫河圖未出

道中之鼻祖而李斯以下盡庸奴耳噫河圖未出

塞鴈已翔六書未成一字已具謂之曰萬世斯文

之鼻祖也即伏羲

再生能不甘讓

其四十七

醉素顛張與不孤胡風吹送近天吳含哀莫寫悲亾

帝空語難書笑阿蘇鵝首鳥孥先爾去越鳧楚臯任

人呼不知覆筭山頭石飛舞迎秋作字無

醉素顛張顛張兩禿翁坡天吳水伯也朝陽之谷

帝蜀主化阿蘇鸚鵡名鵝首仲夏日躔鳥孥南方

朱鳥之宿禪竈云歲棄其次而越鳧楚臯張融云道

旅於明年之次以害山石飛舞迎秋平固縣有

以為佛無二鴻飛天首一人以為覆筭以爲一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齊顧歡傳

秋一鳴如候時

鄧德明南康記

鴈從沙漠而至水國不孤他醉素顛張之與故緊

以第二句接之倒裝法也杜鵑含哀而不能寫鵝

亦任人呼而不爭惟自率其性聊適我醉素顛張之興而已鴈字既出於性第不知覆筭山頭之石鴈飛舞迎秋亦能作字否此亦近理之疑當格之物

其四十八

出有如何忽入無筆垂天壤盡相符死生共命雙頭鳥來去同心三足鳥周發曾將銘几杖田蚡安用學盤盂聖倉手段猶難到莫望虫虫歛手徒

出有入無

忽

孫純

而

共命雙頭鳥

杜岳麓山釋書有

二首 三足鳥

日中鳥也果果今如

盧照隣悲道窮

周發銘几

杖

武名其

田蚡學盤盂

漢

倉

穆穆

歛手徒

柳家新樣元和脚且

禹錫

出有入無只條忽之頃而筆垂天壤又終古相符豈其為死生共命之雙頭鳥故比肩而不亂耶亦只為來去同心之三足鳥故沒身而不變耳天壤間有此妙筆周發之銘几杖不過如是田蚡之學盤盂又安用之第精妙入神非世人所易及即聖倉手段猶不能到而以望虫虫歛手之徒乎不獨以贊辭終亦有惜其入無之意

其四十九

不肯偷安翫細娛撥開煙骨骨清癯六禽混記周官拙五客空圖李昉愚喜趁吳摻挑作補恨黥梁頰號成都幾經文運隆和替到底猶存一故吾

偷安翫細娛

引日

煙骨

喬杉

舞破

清癯

方瞳照野

六禽混記周官

拙周禮庖人掌一鄭康成五客空圖李昉愚

宋李昉畜五禽鶴曰仙客鷺曰雪客白鸚曰趨

吳慘挑作補之手詩言雲雁之補也女黥梁頰號

成都五代梁朱瑾募兵故吾雖忘乎有

惟不偷安不翫細娛故撥煙骨而成書而骨亦清

癯其不與凡鳥同羣明矣周官之記六禽也混之

於其中李昉之圖五客也遺之於其外可謂筆之

拙而見之愚矣所可喜者赴吳慘而挑雲雁之補

其五十

不與區區竹素俱上台文筆點虛無崩雲遊霧翔千

仞驟雨飄風傍六符只向織鳥開玉篆不同藥兔沒

金樞蕭騷已入重天去誰許凡間握栗呼

竹素俱但與上台文章落點虛無文章落

俱崩雲遊霧鳳舉翔千仞鳳

賈誼傳驟雨飄風飄風六符泰階

東方朔傳織鳥日也言往來如織也開玉篆六文

前岑文本藥兔之金樞月沒處也落霞沈綠蕭騷

歸夢得握栗呼高情如飛鴻未

區區竹素皆人世之書耳雁以先天一畫落上台

不同藥兔沒金樞不以落月而休也卽至於歸夢
蕭騷之候而尚入重天以去昔所謂高情如飛鴻
未易握粟呼者不信然哉呼之且不易而又安肯
與竹素俱腐

其五十一

清句賡酬趁筆敷偏宜畫入北風圖帛書半語驚臬
鏡錦字千秋織兔鳥試比玄卿還是孟休教周鉞喚
爲奴幽深無際難安放暗自推敲敢叫呼

清句賡酬

雪裏鴻坡

筆敷

庚亮傳

北風圖

劉

畫一皆寒

帛書

鴈足

臬鏡

食母一食

錦字

文回

織一蘇

兔鳥

月日

玄卿還是孟

我亦季孟

周鉞喚

坡

周鉞喚

古雅

爲奴

落筆已喚

幽深無際

鍾書

有餘秦漢以來一人

而巳
衍極
推敲

賈島

叫呼

張旭每大醉一狂走乃下筆

清句賡酬此言雪裏鴻也故宜畫入北風圖然人
但知其半語帛書使臬鏡之共驚而不知其千秋
錦字借兔鳥而互織如此妙書玄卿還以之爲孟
周鉞休喚之爲奴卽當幽深無際極難安放處而
暗自推敲不敢叫呼言其法愈嚴而心愈下也幽
深似字與趁筆敷應推敲似詩與清句賡酬應是
子瞻所謂
雪裏鴻否

其五十二

哀哀偏和暮鴉啼影到西樓月魄低篆隸前頭先章
草賡歌裏面帶酸嘶風雲變處皆心畫霜雪嚴時只
手題嘹唳一聲孤夢斷令人中夜聽荒鷄

篆隸

衍極云皇頡以降凡五變矣

章草

漢元時史游作

急就一篇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本一初
 之義謂之一一又六種用筆法內云飄蕩灑落
 如一一俱行極又書斷云羲之以一一荅庾翼
 翼歎服法書苑云杜操善草書章帝愛之謂之
 韻府俱賡歌書云載一註云酸嘶哀鳴一李
 心畫楊雄問神篇云言心聲也書一
 祖逃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非惡聲也因起舞有肅清一原之意
 鴉每暮啼而哀鴈之聲亦每乘夜而和之月鬼將
 沉乃其候也此雖就鴈聲說起而影到西樓字已
 在目前矣故就此耳聞目觀之景而忽訝之日草
 本在篆隸之後而何篆隸前頭先章草乎以鴈書
 自開闢始也歌本是宣暢之情而何賡歌裏面帶
 酸嘶乎以鴈鳴若唱和聲也於是先接鴈書之意
 而贊之隨接鴈鳴之意而歎之以為風雲雖變而
 畫畫皆從心而出霜雪雖嚴而筆筆若自手而題
 亦足賞矣獨奈其嘹唳一聲令人夢斷而中夜聽
 荒鷄乎與哀哀叫應

其五十三

筆含元氣吐青霓不用尋常淡墨題忽去副封紅日
 落獨流高韻白雲低鵝毛亂翦迷征鳥羊角斜行起
 斷犀玄妙一言千古足何時肯作宋牖鷄

含元氣大者無間青霓翠煙含淡墨

昔禮部放榜以楊解嘲去副封魏相白高韻義

有一人之才一發鵝毛雪也大如落征鳥

鷲羊角言風屈曲之勢莊云搏扶斷犀衛氏筆

如戮一宋牖鷄晉一度宗置一長鳴鷄於

象之牙幽冥錄業大進因此功

青霓本元氣之所為也。雁惟筆含元氣，故自吐青霓而不藉尋常淡墨以為之。題副封在日下，封忽去見紅日之落，亦以見隨陽之心苦也。高韻在雲端韻獨流，見白雲之低，亦以見排空之勢奇也。此時鵝毛亂翦，飛絕千山，曰迷征鳥者，慰之而幸其來也。此時羊角斜行，扶搖萬里，曰起斷犀者，賞之而虞其去也。於是不勝親就之熱情，而曰如此乎玄妙之一言，已足千古。何時肯作宋牼鷄以禪益我乎？有望其元氣之不終舍，青霓之不徒吐而默相授受之意。

其五十四

幾度參差復整齊，相呼相應發天倪。雲山萬疊層層抹，風月三秋薄薄批。盡道怒猊和渴驥，誰知野雉勝家鷄。莫愁浪跡渾無定，人世都成踏雪泥。

天倪 詩句任十字祖莊 風月薄批 抹月批 野雉 禪語

怒猊渴驥 唐徐浩嘗書屏二十四幅八體 野雉 皆備如

家鷄 庾翼善草書義之後進內外宗尚之翼在

踏雪泥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一踏泥。

東坡

幾度參差而復整齊，言其態也。相呼相應而發天倪，言其聲也。抹雲山批風月，言其字也。怒猊和渴驥，而曰盡道賞之者，眾也。野雉勝家鷄，而曰誰知異之者，深也。以上種種可人而鴈猶自愁，豈為其蹤跡之無定耶？即人生在世，亦如飛鴻之踏雪泥耳，何必介介雖借人以寬，鴈實因鴈以傷人。

其五十五

羈鳥由來思故栖，莫因弄筆苦相稽。欲畱真跡如搏影，試覓遺踪若印泥。天外鸛鵝千陣列，辰前鵠鷺兩

班齊叮嚀凡眼休輕覷認取當年紙尾鷺

羈鳥思故栖

禽思故栖孟郊

弄筆

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一一纏紉

遂號為草書黃庭堅搏影

主父偃擊也言不可得

印

泥

妙在執筆如錐畫沙如印書道盡矣張長史

鵠鵠

皆陣名公子城與華氏戰

于赭丘鄭翻願為

其御願

鵠鷺

侍臣一立通明殿坡魏以

為白紙尾鷺

王氏法帖最後大書一鷺此帖之珍重者售至五十餘萬蘇西

新稿詩云嗟我久

羈鳥每思故栖莫因弄筆而苦稽於此戒之也雖愛而戒之而欲留真跡如搏影之難試覓遺踪若

印泥之妙又可愛而不可即者其不與鵠鵠鷺同品格明矣叮嚀凡眼休得輕覷之為天外之陣

辰前之班而認取當年紙尾鷺實希世之奇珍也此用倒裝法以形容鴈字之出乎其類

其五十六

廓然月地與雲階並有新裁亦並佳隨意作書偏得

意借骸為字併忘骸英鋒欲露先全伍巧墨休譏終

類併雙嶺屬天無際處只將遺恨記丹崖

月地雲階

洞天牛僧儒

得意

蘭亭為右軍

忘骸

嘗怪劉伶死便埋豈

伊忘死未

全伍

用兵之法一為孫子

終類併

筆墨雖

雙嶺屬天無際

鴈塞北接梁州

汝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翥望崖迴翼荆州記

鴈字書於天上必羣飛而後成故云月地雲階並裁並佳然其書不過隨意作之而偏得意意常逸

在於書之外且其字亦即借骸為之而併忘骸骸即在於字之中人見其結為行陣以為全伍而不知

亦其筆鋒之英銳所自露也人見其游戲文字以為類俳而不知正其法墨之神巧無容譏也然不獨月地雲階之境如此即到雙嶺屬天之處亦只將遺恨記之而望崖迴翼不肯罷休有窮且益堅之意

其五十七

玉海瑤天秋正佳自將龍穗徧磨崖趣長筆短情形
幻壁立神生片段排安得詣門書棊几何從價買作
蕭齋星陳雲布纔堪玩無賴東風驀地搯

龍穗

在昔結繩之政始分！！之章中輟衍極註云太皞時龍馬負圖出滎河帝命朱襄

氏造六書始有

一書神農氏教民稼穡

穡生嘉禾一本八穗帝異之作

一書

趣長筆短

張長史以鍾書十二意授顏魯公其十二云損為有餘

謂一常使意有壁立神生陽氣明而華陰氣大

餘勢有餘點畫若不足

而風紫詣門書棊几義之

真授羲之見棊几滑淨因

草相半其父誤梁武造臺城佛舍

刮去驚悔累日蕭子雲飛白書一

蕭字其中後李約歸洛星陳雲布煥若

小室置之號杜陽編

其五十八

值三秋海天佳境摹二帝龍穗之法書而又趣長筆短壁立神生此亦天下之至文也方恨磨崖之跡之難攀竊冀其書棊几作蕭齋以為型範而反被無賴之東風驀然搯去併星陳雲布之象俱付鳥有不尤可恨乎此格亦一直說下不煩回頭

江山如畫思悠哉好把晴空寫一回憔悴也知六月

息饑寒仍共九秋來堪標呂賈懸金市不入亾隋妙
楷臺妍捷可人還自悵一生懷抱向誰開

六月息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者也莊道

遙呂賈懸金市不韋著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懸千金其上曰能增減一字

者予之時無能者亾隋妙楷臺隋文帝起二臺一曰妙楷藏古帖一曰寶墨藏

名畫法書苑妍捷可人蓬萊女官徐清書效山谷一喜又唐裴儉云書不擇

紙筆而妍捷者惟余與世南爾

對如畫之江山而寫晴空絕是佳境然佳矣而也
知六月息者憔悴故也去矣而仍共九秋來者饑
寒故也無容改攷故堪標懸金市無待秘藏故不
入妙楷臺妍捷雖成語而以上曰畫曰晴已預含
妍意曰息曰來已預含捷意可人如此而還自惆
悵一生懷抱向誰開耶隱然與憔悴饑寒叫應

其五十九

殘星幾點共徘徊肯把文章墮劫灰走石飛沙聲蕭
蕭破碑斷礎影枚枚思傾天漢凝還瀉愁結江雲鎖
不開自北自南時抱一此心無去亦無來

殘星幾點

橫塞趙嘏文章墮劫灰五季走石飛沙

漢武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方士言天地大劫將盡則為灰此劫灰之餘破碑

斷礎好古君子往往於聲蕭蕭其羽詩鴻鴈篇影

枚枚日移宮殿抱一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

橫塞之時與殘星徘徊是文章不墮劫灰也聽之
而聲蕭蕭豈其有走石飛沙之勢耶望之而影枚

雁字詩
枚豈其為破碑斷礎之遺耶天漢若凝而還瀉豈其思之所傾耶江雲若鎖而不開豈其愁之所結耶惟此心之定無去無來故自北自南時抱一而不變耳由文章說到他的心上見其能不墮劫灰萬古昭回於雲漢間者以此

其六十

何思何慮不勝哀何見何聞去與來星借玉繩將斗
墨風開金翦把雲裁熱心肯逐清霜冷捷筆無須急
雨催武備不因文事撤橫空一葦共銜枚

何思何慮

天下

易繫

何見何聞去與來

撮合嵇康問鍾

星借玉繩

玉衡北兩

風開金翦

秋一屬金又王介甫詩云

會語翦翦輕風陣

雨催

應是詩杜

鴈聲甚哀又行踪無定果有何思慮何所見而去何所聞而來耶此非疑而問之也特以是發端而急以第二聯接之謂意在作書云爾其合也若繩其分也若翦惟書有斗文故曰借玉繩將斗墨雖指空中之星斗而實摹其象惟紙有雲箋故曰開金翦把雲裁雖指天外之風雲而實賞其法且一片熱心不逐清霜而冷一生捷筆無待急雨之催其去與來也豈是故耶且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銜蘆度塞又宛如銜枚夜行其不勝哀也豈是故耶揣摹至此恰似有實見實聞深思深慮者

其六十一

鶯谿好絹白雲隈北詠南題遍九咳翻覺乾坤因勢
動徐看日月傍鋒迴岫嶺碑上摹難並抱犢山中譜
得來法可補戈真妙絕如何忍使夕陽頽

鶯谿好絹

白繭光掃殘鷄距紫毫

白雲隈

城分蒼野外樹斷

九咳

九天之際曰九咳爾雅乾

坤因勢動日月傍鋒迴

筆鋒迴日月字勢動

峒嶺碑

楚衡嶽神禹碑也刻雲密峯

抱犢山

鍾元常入學書

戈

唐太宗學書每難於戈法偶書識字召虞世南寫其一以示魏徵徵曰戈法逼真帝賞

其挽日

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欲暮援戈麾之日退三舍

秋雲白鵝谿之絹亦白故借以為比然所書者不止白雲隈也歸則北詠來則南題必遍九咳而後

已故乾坤本不動若因其字勢而動日月本自迴

若傍其筆鋒而迴此其妙奚翅峒嶺碑上之摹耶

抑或抱犢山中之譜耶然既曰動乾坤又曰迴日

月則挽回夕陽尤易者陽公嘗以麾戈轉之矣

其六十二

妙絕之法直可補戈而忍使夕陽之西頽也其謂之何此結感物自傷有歎老悲秋之意

絕無浮蔓孰能裁偶爾平分拆不開必待揮毫千兔

秃若將成載萬牛回修文地下風扶起銜詔雲中天

遣來勾當江南因甚事杳無人處宿莓苔

千兔秃

一掃

萬牛回

力回首丘山重杜筆

意脩文地下

顏淵卜商為地

銜詔雲中

石季龍

木鳳口中放數百

勾當江南

曹彬下江南歸閣

丈緋繩迴轉飛下

杳無人處宿莓苔

莫厭瀟湘

差往江南

回

少人處水

多菰米岸莓

苔杜牧早鴈

凡書浮蔓則可裁鴈字增減不得孰能裁之即偶爾平分而終自聯屬拆不開也可見字雖簡易而功實綿密必待揮毫乎千兔亦秃矣然實不假餘力者若將成載乎萬牛亦回矣然實不着色相者

豈其修文地下而風自扶之起耶豈其銜詔雲中而天實遣之來耶不然有何勾當迺獨戀戀於江南而每乘秋至向無人去處宿菴苔耶有半信半疑自難自解之意

其六十三

雲外驚飛四散哀衆而能整實防猜凌虛蟠際遊無極指西招搖撥不回肯似二家安小僞慢因伍旅陋

麤才窮巖斷磧原無曆應節從風一一來

上驚飛四散哀杜牧早雁

衆而能整

好

整蟠際上一下

指西招搖

招搖一一天下皆秋淮南北斗第七

星名二家小僞

鍾胡一為行書法此正書之一一者韻府

伍旅

戰陣

分一雁行麤才

唐大中以來廊廟之上恥言韜畧如盧藩薛能者目為一

言一瑣窮巖斷磧原無曆

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春古詩

應節從

風

鴻賦一而羣至望川以奔集晉成公綏

驚飛四散衆可知已而好以衆整實防猜也能整中便見其造次不離乎字而防猜之意尚無着落故次聯過脉若謂防猜如是又何一心獨往凌虛蟠際之遊無極乎只為天下皆秋指西招搖之撥不回耳於是就而評之以為曰能整則其作字也為正書非若二家之自安於小僞曰防猜則其結陣也為禦侮慢因伍旅而陋其為麤才試想窮巖斷磧豈有曆以紀時者而應節從風一一來至皆其性與天合若不得不然也者上半篇原落重招搖句而此復與之遙應

其六十四

浪蕩遐方逞筆才向迎背接遞相催風牽一帶連錢行雲作千張側理苔到老不移薑桂性衝寒猶畫豆

稽灰淮南好景無冬夏何不居停去又來

筆才

太叔廣長口才擊

向迎背接

非遠自雲

先生授

連錢苻

漢宮太一池有

側理苔

紙以水

苔為之萬番造

薑桂性

老愈辣長編

豆稽灰

上天

燒下

王勉雪詩

浪蕩遐方而復逞筆才非鴈字而何鴈行定有前
後由後視前若向而迎之由前視後若背而接之
皆書之法也而遞相催則書之勤也且乘風而舉
豈風牽一帶之連錢苻乎且傍雲而書豈雲作千
張之側理苔乎且戴雪而至豈到老不移薑桂性
而衝寒猶畫豆稽灰乎吾想淮南好景本無冬夏
何不居停於此而去而又來偏冒此奇寒乎有惜
其浪蕩而憐其筆才之意

其六十五

靜對令人心眼開一根玉笛紫雲回望如北斗攀難

到貴比南金換不來廓落匣中書灑灑空明鏡裏翰

毡毳興來泉湧洪河筆安問莊周材不材

心眼開

行人但覺

玉笛紫雲回

明皇遊月宮

寫之名

望如北斗

韓子學者仰之如

比南金

虞五基善書孔魚曰

書灑灑

灑灑雲貌

鏡裏翰毡毳

荆公鶯詩云晴天

敷藻

洪河筆

五靈孽山

周材不材

嘗云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豎子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
能鳴者弟子問曰山木以不終鴈以

夫子何處焉一曰一將
 處夫一曰一將之間乎
 靜而對之心眼俱開何也遠摹之若雲中之玉笛
 高視之若天上之北斗珍重之若物中之南金而
 其勢實難寫其望實難攀其貴實難換謂之比可
 謂之賦亦可廓落匝虛境也而其書霍霍謂雲煙
 之肖紙可謂雲烟之落紙亦可空明鏡晴境也而
 其翰穠穠謂羽翰之開張可謂藻翰之奮怒亦可
 諸語倘以一曲局之便乏圓通之趣詩之不宜解
 也多是類也然此亦眼中之佳景耳想其孜孜不
 息只為逸興橫飛若泉湧於洪河之筆者而安問
 莊周之材不材乎達士念有獨鍾何必有所為而
 為之心眼既開心手相得
 為石為玉一聽之世人

其六十六

臨池不問草和真信筆書來自雅馴濃淡偶憑雲着色縱橫只許月傳神生無二偶偏從一性有靈根忽

作人是處青穹鑄得到年年重勒幾時湮

臨池

翰林密論

雅馴

其文不一

第三聯

生有不定

相亂詩關睢章註婦人貞吉從一而終易恒又
 人為萬物之靈而鴈字或似一或似人故云
 臨池之訣期於雅馴不問真草而信筆書來無不
 合也即時濃時淡惟雲為之着色變幻極矣或縱
 或橫非月不能傳神玄妙極矣而不似一則似人
 必不以濃淡縱橫而稍有異者只為生無二偶性
 有靈根之故焉耳此義甚微當與天下萬世共之
 所以是處青穹俱鑄得到年年重勒幾時得湮可
 大可久蓋有超於筆墨之外者而又何必問草和
 真耶語不叫應意自相關

其六十七

渾身霜露度雲津應候來遊屬化鈞旭日弄輝文上
 下先天垂象畫奇純參差非是難為第落莫何其易

感人顧影自憐竟欲斷品題秋色倍傷神

雲津

龍躍

化鈞

杜云一氣轉洪鈞賈誼傳云大鈞播物皆言造物者如鈞

之稱物不爽錙銖也故以造化為

旭日

離離鳴鴈

先天

伏羲八卦為

奇純

二筭為純一筭為

全鄭註如字

渾身霜露而必度雲津何不憚煩若此只以應候來遊屬之化鈞而不容爽耳旭日弄輝妙兼形影故曰文上下先天垂象爻兼陰陽故曰畫奇純參差差出之自然故曰非是難為第落落莫莫見之慘然故曰何其易感人於是緊接上意而曰不獨感人已也顧影自憐竟亦欲斷非以品題秋色倍傷神耶與渾身霜露叫應

其六十八

捫參歷井度蕭晨行李偏於筆札親不待數篇吟可老只須一字買堪貧聚成蝥蚪非傳贗散作龍蛇是逼真往返似嫌天地窄毫端已集九州塵

捫參歷井

仰脅息

蕭晨

哲匠感

困左古文李理通用

數篇吟可老

一字買堪貧

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

蝥蚪

蟲名古

頭麤尾細取象於此韻府古文

贗

偽物也韓云

龍蛇

筆下

逼真

吟得唐詩轉

天地窄

如

毫端已集九州塵

下視寓九州

捫參歷井復度蕭晨亦既嶮巖慘凜矣而獨親筆札何染翰之多乎不知不待數篇而後吟可老只

須一字而已買堪貧二句雖襲杜成語而彼意兩平此意串下實獨賞其書也於是以此以蚌蚌龍蛇兩描其聚散之體勢而因想其胸次之宏濶若集九州之一塵於毫端而狹小天地者即行李不乏筆札乎非捫參歷井何以得見此境界首尾語意絕殊而氣象自合

其六十九

時開八法耀朱垠羽不停披記苦辛剝落斷文餘古雅玲瓏巧骨擺尖新天光搖動驚星斗地籟噫噓哭鬼神雲氣龍蛇隨翩轉一鱗半甲付何人

八法

蔡邕授永字一禁經云一一起於隸字之始

耀朱垠

垠崖岸也朱垠南裔

也南賦

不停披

手百家之編

餘古雅

鍾元常幽深無

際古雅

擺尖新

文章必落

地籟

則衆

竅是

哭鬼神

倉頡造書天雨粟鬼夜

雲氣龍蛇隨翩轉

蔡君謨自言每落筆為飛草但覺一鱗半甲

行

歷敘筆法相傳自古及宋向尾云柳宗元傳房直溫有劉植者亦得

時開八法以耀朱垠而復羽不停披以自記其苦辛劬勞甚矣但見斷文剝落尚餘古雅之風巧骨玲瓏復擺尖新之敞觀天光之搖動星斗亦驚聽地籟之噫噓鬼神俱哭真若雲氣龍蛇隨翩而轉者一鱗半甲付何人耶亦一直說下不煩回頭

其七十

窮秋景短駕奔輪超忽誰能謁後塵自顧不知翎是筆相看惟見字為身時將真一參天一歲把陳人警世人面命耳提殊有意如何忍別最靈辰

景奔輪

老來光似

謁後塵

曾把文章一守

一者頭不白禿

天一

星名在紫垣左位

陳人人道者

是之謂

面命耳提

匪其言

最靈辰

李嶠

人日詩

窮秋景短駕奔輪而成文意象超忽誰能謁其後塵乎非獨人莫之及也即就彼自顧不知翎之是筆即彼此相看惟見字之為身可謂淪肌洽髓而渾然無迹者矣惟其同出於一原故時將真一參天一而作一字惟其共維夫人道故歲把陳人警世人而作人字於是緊接上意而曰鴈啾啾乎面命耳提真若有意於斯人者而孟春北歸何當人日最靈之辰而忍別之耶有惓惓屬望之意

其七十一

不分爾志乃凝神筋脉相連骨肉勻時與綠煙成密

侶偶逢白水映真人同天不息知行健率性皆書見

化醇偏是一年花月好非悲送故即迎新

不分爾志乃凝神

用志於神

筋脉相連骨

肉勻

義之題衛氏筆陣圖後有凝神靜思預想

微骨為墨猪

白水映真人

呂夢得啟有以真

中一出行

行健

君子以化醇

之鴈字

送故迎新

弊黃霸傳

惟用志之不分也故能凝神靜思而筋脉連骨肉勻即以鴈陣為筆陣可矣時傍綠煙若相為伴者故曰成密侶偶臨白水若相為印者故曰映真人於同天不息也知其默具夫行健之體於率性皆書也見其預定於化醇之初能與我相習相忘於大造之中何不可者而春花之時偏以送故而悲

秋月之時偏以迎新而悲徒令人有去來之感乎
隱然於行踪無定處亦願其用志不分意

其七十二

慢道禽書宿有因來賓原是鳥中人高詞縹緲鈿文
細古字疑難下筆神唱和幾聲知麗澤回環一轉法
勾陳寒煙欲合秋江晚老眼昏花認不真

禽書

文王時鸞鸞鳴岐赤爵入戶武王時火
流王屋化為鳥史佚因鳥瑞而作

賓

季秋之月鴻
鈿文細
夏禹珮戈銘六字鈎帶
銘三十三字皆一細金

下筆神

如麗澤
朋友講習易兌
法勾陳

王者一設環列百集北極五
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晉天文志

鴈禽也性能作書慢道與禽書有宿因謂之來賓
原是鳥中人矣詞惟高故縹緲而見鈿文之細字

惟古故疑難而訝下筆之神唱和幾聲知麗澤之
益回環一轉法勾陳之形不當以禽書限之矣獨
奈寒烟欲合秋江已晚而老眼昏花認不真乎雖
似歎老亦縹緲疑難之故

其七十三

數尺縑緗跨九垓輕輕拂拭淨無塵嘲風詠月聯初
就蘸雨磨雲墨正勾韻裏暗藏愁萬斛筆端微挽力
千鈞箇中自有真常性妙迹原來是安身

縑緗

具筆札拂
跨九垓
沸四海以為鼎
愁萬

斛

且將一寸心容此
力千鈞
米元章效羅遜
安

身

四大各離
當在何處釋語

首言縑緗矣望之成聯而不離乎墨聽之有韻而
不離乎筆皆書之具也然九垓而若數尺眼界高

矣拂拭而淨無塵心境開矣嘲風詠月而蘸雨磨雲氣象濶矣暗藏雖有萬斛之愁而微挽便有千鈞之力骨幹奇矣凡此皆妙迹也皆出之自身而不假夫書之具也况箇中自有真常之性併所謂身體力行之妙迹原來皆妄相耳縑緗筆墨云乎哉此篇不說鳳字之真反說鳳字之妄而其真乃見又是一宗實錄

其七十四

焯約多風字樣新華陽真逸未應珍經過紫塞三千里惹起青田十一真總有中郎甘北面除非倉帝是前身須知舞蹈皆成趣不用揣摩自入神

焯約

便嬛相如賦

華陽真逸

焦山瘞鶴銘題撰前輩摹其筆

法之妙而不知其人或以為逸少或以為顧况最後雲林子謂一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句曲

所刻隱居朱陽館帖
參投眾疑釋然衍極

青田十一真

薛公十一鶴皆寫一真

杜青田出名鶴

中郎北面

蔡邕為左一將善書又杜審言云吾筆

當得義之一

倉帝前身

李陽冰見仲尼書遂極其妙識者謂為一

後身又陳圖南贈蓮峯禪師云唐李監應留後迹漢蔡邕想是一茲移之一
字樣惟新故古法不足珍而紫塞三千里則所歷之程也青田十一真則所肖之像也於是遡而評之歎其優於中郎比於倉帝以足未應珍之意而又明其舞蹈成趣不用揣摩往昔而後入神以見焯約多風之新樣出於獨創

其七十五

不獨秋時始作賓百年全是客中身一心認定書中毋四面驚看天上人縱有宵霞籠不住再無寒月搨

來真風敲雨打收何處笑指蒼煙問水濱

書中毋

王荆公字說序云字始於一而一而生於無窮如毋之字子故謂之字則一固

以時一之也

宵霞籠不住

管一遺義之請書黃庭經

拾遺

月令謂季秋之月鴻鴈來賓筭來往返無常百年之身全然作客而不獨秋時為然身雖無常而一心認定書中毋就合時言之也超然物外如此即宵驚看天上人就分時言之也超然物外如此即宵霞籠不住惟寒月揚來真耳第良夜有幾當此客中而值風敲雨打之秋却收此書於何處亦笑指蒼烟而問水濱終有不愛籠絡之致

其七十六

天竺奇書妙逼人行吟去住亦天真九苞戢羽推蟲

長百鳥吞聲歎主臣不用玄香磨鸚鵡便將赤手縛

麒麟幾經浩劫都無誤慢道隨生几上塵

天竺奇書

王所作書梵

九苞蟲長

鳳凰七德五文六帖

又鳳為羽

主臣

悉一

擊也

韓平謝曰

服也

言擊服

惶恐

也王

玄香

墨為

鸚鵡

端石色深紫而潤有深

綠圓小

眼者佳

東

陵傳

軒雜

赤手縛麒麟

春秋絕筆於獲麟弟子作麟

錄

几上塵

校書如拂

一面拂

云徑將

浩劫

元始

度人經

几上塵

校書如拂

一面拂

一面生

天竺奇書固妙逼人矣即行吟去住亦率其天真而動與天合九苞知時而不知文故戢羽而反推之為蟲長百鳥不知文而併不知時但吞聲而自歎其為主臣本無假於鸚鵡之視安用玄香以磨

之深有類於麒麟之書似將赤手以縛之幾經浩劫都無差悞而誰謂校書如拂几上塵耶妙既逼人而人又不容贊一辭非出於天真何以得此

其七十七

一字俱無是正因只留一字未滴真陰陽相應多生

氣疾澀兼優好受辛嚴夜智堪防暴客清朝禮可肅

寅賓東南十室九縣罄記向天工捉筆陳

一字俱無是正因

佛祖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有僧云某親附三年正因中未

曾聞一字也無

陰陽相應

張懷瓘用筆十法其二曰

多生氣

稜稜凜凜張長史答顏魯公

疾澀兼優

書有二法一曰

盡矣蔡琰述神授父邕語

好受辛

受辛辭字也

辭也楊修解蔡邕題邯鄲淳曹娥碑文外孫壘曰四字

嚴夜智堪防暴客

賦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易繫

清朝禮可肅寅賓

詠歸鴻寅賓日出書

懸罄

室如一盡學林云

如垂一器於空中

捉筆

昨日一得滿城風雨

正因一字俱無而鴈書只留一字亦未滴其天性之真隨借書法以贊之而意若謂不止於是者論其智堪防暴客論其禮可肅寅賓亦肯展一念之仁而以東南之民困捉筆陳於天工乎蓋鴈之有信有義世人所知聞其智禮而併惕其仁衷雖以足未滴真之意然實有小東詩人之想

其七十八

膺摩閭闔叫排雲獨負才華傍紫氛不是胸中藏八

斗安能筆下掃千軍日留遺法疑還見耳切餘哀若

更聞只為龜書應界似至今偏向會稽耘

膺摩

鴻鵠筋骨已就則背負

間闔叫排雲

排雲

紫氛

奮翅凌一

八斗

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一我

得一斗古今共

筆掃千軍

陣獨

疑還見若

更聞

望盡似猶見哀多

龜書界似

衡東京賦言

禹也禹一姓

會稽耘

禹葬一鳥

韻瑞

鴈膺摩蒼天排雲而叫間闔惟獨負才華故身傍紫氛耳非胸藏八斗安能筆掃千軍乎故遺法在

目似隱而若見餘哀在耳似杳而若聞雖近若可即而實遠不可攀其偏向會稽耘者只以龜書界

似而彼亦與之同心耳不然何不悉遂其摩天排雲之高致而甘心力作乎即就鴈問之恐亦不出

此意

其七十九

曆頭儉盡雪續紛嘒嘒衝寒試八分不受藩籠驚逸

筆偏能經緯織回文悶來題滿千江月興到書殘一

片雲凍汁莫教輕斷續夜深孤影叫離羣

曆頭儉盡

儉盡一冬又殘

續紛

絡繹賦

分

蔡琰言臣父造一書

織回文

蘇若

當曆盡雪飛之時而嘒嘒衝寒以試八分可謂勤矣然就平日言之亦無拘無束者故曰不受藩籠

驚逸筆亦時去時來者故曰偏能經緯織回文亦或起或伏者故曰悶來題月興到書雲於是就目

前而戒之以為凍汁一斷續便成孤影而夜深叫離羣矣爾其母然然實以凍汁應衝寒以叫羣應

歷歷

其八十

頗知書法亦張軍曾把春秋示首君意在筆前先得
象字居心後復存筋精工似問來禽果珍重須藏辟
蠹芸賞爾薄雲高誼少豈將小技婢牟欣

頗知書

亦張軍

阿買不識字一八分詩成使之寫一足一吾一韓

首君

盤古氏為三才一胡五峯

意在筆前

得象

義之二

又後漢東陽公搜諸史籍一十二神書皆一神形

字居心後

存筋

義之

云一藏鋒

來禽果

得見一與青李坡

辟蠹芸

藏書臺閣各芸

臺芸閣謂芸香一帖字一也典略

薄雲高誼

高誼一楊解嘲

婢牟欣

寫成

帖字一坡

頗知書法亦足張吾軍矣况曾以春秋示首君乎
若止以書論則意在筆前而得象字居心後而存
筋精工若得見來禽珍重則須令辟蠹而總之小
技豈以此婢牟欣哉惟爾不再偶之高誼直薄雲
天為可賞耳此正春秋大義繫萬古之綱常而又
能身體力行不徒示首君而已者

其八十一

霜飛木落又逢君敬業如何苦念羣自歎素書空白
負誰從丹甲學青文逡巡天地雷雨變揖抱君臣父
子分皓羽差池非是筆緣何驚怪欲黏雲

木落

草一黃一今鴈南飛漢武秋風辭

敬業

禮學記

念羣

孤

不飲啄飛鳴聲一杜孤鴈

素書

蔡邕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

空白負

囊書一薛蘭肅一早晚

丹甲青文

靈龜負書一倉帝受之而翔

文遼巡天地雷雨變筆下龍蛇似有神天地揖

抱君臣父子分父子君臣相一驚怪黏雲筆頭

秋一張碧怪石詩霜飛木落鴈字又成行似乎敬業樂羣者而反哀

鳴念羣其謂之何想其哀鳴或自歎素書之空白

負卽其敬業亦誰從丹甲而學青文看他筆含元

氣造化通焉一逡巡之頃而天地雷雨時變矣書

備典刑教化寓焉一揖抱之間而君臣父子遞分

矣尤可異者皓羽參差本不是筆何亦驚怪黏秋

雲乎通篇說字而起為疑之詞以惜其一生之

多哀結為異之之詞以表其一生之多技

其八十二

割隸從中取二分去天一握倍清勤來乘有意窺人

月還寫無心出岫雲八卦爻爻俱是畫六書種種不

離文幾回手勒終難肖欲把牀頭筆硯焚

割隸取二分蔡琰言臣父一程邈去天一握與

南山絕頂謂之孤雲兩角窺人月一點明月

無心出岫雲倦飛而知還陶八卦有伏羲次

文王次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

文序必歸筆硯焚陸雲謂機曰君苗

割隸取二分法固新奇而復去天一握不倍清勤

乎且來乘窺人之月還寫出岫之雲有意無意之

間屬之雲月可屬之鴈亦可吾想八卦之純奇雖

異而爻爻俱是畫六書之名目雖殊而種種不離

其八十三其八十三

傲骨昂藏向夕曛還提酣筆氣凌雲翩翩批月當牕
見咄咄書空隔岸聞鶴駕輕過垂耳耳鳳章飛度禪
云云羞他有喙長三尺隻手猶然重五斤

咄咄書空

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怪事
耳耳六轡
詩

從**禪云云**

封泰山地各在梁父山
喙長三尺手

重五斤

陸餘慶論事則

傲骨昂藏有凌雲之氣所以向夕曛而筆正酣倒
挿法也於時翩翩批月當牕可見咄咄書空隔岸
亦聞豈鶴駕之輕過而垂耳耳耶豈鳳章之飛度
而禪云云耶鶴與鳳不離飛鳥非以為喻皆借以
形容酣筆之態也禽鳥且然世有喙長三尺手重
五斤者能不愧死

其八十四

並聳吟肩不忍聞思鄉是處詠停雲顛狂應有濡頭
墨直截偏成折股文萬水千山更換賞一年四序兩
平分方知占盡人間瑞鸞鳳誰拘次第羣

聳吟肩

夜寒應
停雲淵明詩
濡頭墨張

工草書每大醉或以頭一墨而書

折股文

如史筆法

並聳吟肩使人不忍聞其聲哀也豈其思鄉而是
處詠停雲故苦吟若此耶雖曰苦吟而當其顛狂
似有濡頭墨者當其直截似成折股文者雖曰思
鄉而萬水千山更換賞之原不局於方所也一年
四序兩平分之畧不爽夫時日也又且次第而飛
終不亂羣鸞鳳極瑞誰能以禮自持一至是耶乃
知鴈為天地間第一件瑞物即叩之鸞鳳當亦心服

其八十五

慣操狂筆似風翻撇見令人洗睡昏歸向沙場擄甲
 古來從楚水賦招寬團團雪宇書加黑淡蕩天池墨
 未渾好似七盤長袖舞反將神俊悟公孫

風翻

筆勢如

洗睡昏

烹茶

沙場擄甲古

甲古戰場

文李華摘舒也錢起云六義驚摘藻

楚水招寬

宋玉哀屈原寬鬼散佚作招寬以復

其精

墨渾

免使池

七盤長袖舞

鮑昭張

衡作七

神俊悟公孫

張旭自言觀公孫大

狂筆風翻瞥見之而洗睡昏是新鴈方至之景也

或賦招寬於楚水值團團之雪宇其書似乎加黑

而逢度之熟玩之睡昏不洗而悉去矣於是深窺

其妙而為之言曰夫長史既以觀舞而得書之神

則公孫必以觀書而得舞之神此其中當有互相
 發者今鴈字好似七盤長袖之舞豈其始初反將
 神俊悟公孫者耶茲云狂筆而顛張之筆亦狂應
 是一脉源流

其八十六

飛飛映日影聯軒筆下依稀闡一元書契未開標月
 府封章相亞班天門只因是物關兵氣更覺今宵觸
 夢寬願得年年隨律至永無邊裔叛中原

映日聯軒

柳聯軒飛貌

一元

春秋謂一為董仲舒

書契

伏羲造一以

月府

明皇遊一宮見其榜

狂天

代結繩之政史

是物關兵氣

觸

門

登椽樂而音貢飛至也

觸

夢寬

聲初一何時免客愁杜歸鴈

邊裔

叛中原

鴻鴈不來遠人背叛周書

映日聯軒是愛日之心也筆闡一元是畫一之象也書契未開已標月府是太初之蹟也封章相亞共狃天門是太虛之文也非鴈字而何然關兵氣而客愁古嘗記之矣觸夢魂而頭白今覺更倍者又何以致端以建氛正惡有宗社之憂耳周書云鴻鴈不來遠人背叛豈爾之至有未必應律者耶於是起深長之思而以年年隨律叛裔永寧望之嗟乎向隅滿堂俱為同室母笑其為江湖之杞人

其八十七

幽情偏向冷中言篇什如何也受冤可被箭驚還絕

塞每乘燈暗和長門鶴頭彷彿添新調龍爪依稀接

舊痕喜得瑤空為玉檢鴻都斷石至今存

箭驚還絕塞

行斷由經一王曾詠鴈梁州界有鴈塞山

燈暗和長門

長門杜牧早鴈幾聲

鶴頭

衛氏六種用筆有耿介時

彷彿書故

龍爪

右軍題柱為一飛字有爪字

玉檢

封禪有金泥一東光武紀

鴻都斷石

蔡邕鴻都石經為古

今不刊之典又云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俱衍極鴈聲啾啾偏於冷落處說幽情何篇什而也受冤耶箭驚還絕塞其恨正長燈暗和長門其怨頗類皆所謂幽情者也故以可被之疑詞接之而以每乘之定語實之鶴頭彷彿於衛氏龍爪依稀乎右軍皆所謂篇什者也故因其有聲而以添新調美之因其有象而以接舊痕幸之尤可喜者得瑤空為玉檢而鴻都斷石至今猶存則筆法愈古而迥出二家之上矣見極其珍重之意

其八十八

史皇遺下舊精覓筆有先聲愁有根落照未消金簡

潤流虹欲斷管城髡剛腸不受風塵變健翻能驅日月奔極地窮天誰不見生平盡可對人言

史皇

倉帝名頡氏生而能書

舊精寬

三生石上

金簡濶

禹夢一玉字得治水之要吳越春秋

管城髡

銅雀不鳴惟解飲何罪遽遭

古硯

可對人言

平生無不一

史皇生而能書鴈亦生而能書故曰遺下舊精寬未見其書而先聞其聲故曰筆有先聲聲中帶愁而無歲不愁故曰愁有根落照未消金簡若斯之濶流虹欲斷管城俱為之髡而且無休無歇道路倥傯是惟其腸之剛而不受風塵變也而且倏往倏來春秋迅速是惟其翻之健而能驅日月奔也又不獨腸之剛翻之健而已而且一腔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故書中之意昭然顯揭遍示塵寰而極地窮天誰不見耶由淺入深務遊鍼於督脉之內

其八十九

絕海橫河氣已吞奇書不肯傍人門粘成每帶煙霞色過去全無水墨痕偏向圓時探月窟直從缺處跋天根急迴疾下如輪轉菰米方肥當夕殮

絕海橫河氣已吞

漢高鴻鵠歌云羽翮已成就今橫一四一坡云當其下筆

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帶煙霞

語一少一

水墨痕

工者由一積習爾

月窟天根

天根一宮都是春堯夫

如輪

轉

翅一車一坡又行書若

菰米肥

楚人詩

河海而曰橫絕雖已臨其上而未涉其涯也然筆所未到而氣已吞矣如此奇書豈肯傍人門戶乎惟其超然物外也故當其粘成而每帶煙霞之色當其過去而全無水墨之痕偏向月幾望之時而

探月窟直從天不滿之處而跋天根前所謂氣已
吞者已身履其境而無以加矣及到急迴疾下翅
如車輪之轉而只以菰米為夕殮見得終不肯傍
人門戶匪獨書之奇乃其志之卓

其九十

不道龍梭跡尚存左盤右觸勢如奔飄飄雲外纏微

影落落星前屋漏痕執禮可通冰下語銜仁曾傍日

南軒霜花伴月開縑素煙墨無言自吐吞

龍梭古鼎躍出騰左盤右觸電李草書歌

纏微影牽於一屋漏痕或

郭兵曹筆法懷素以古釵脚執禮冰下語謂一

對顏魯公云何如銜仁日南軒虞國為日南太守行惠澤有雙

雁隨軒翔舞會稽典錄霜花伴月只有縑素字字

煙墨無言能言不吐吞荆公

石鼓之文如龍騰梭磨滅久矣豈其尚存而左盤
右觸勢如奔耶然如奔特其勢耳方其逗逼於雲
外則影似纏微而飄飄乎有飛揚之態及其徘徊
於星前則痕似屋漏而落落乎有爽朗之容若以
執禮又可通冰下語而大典攸關若以銜仁又曾
傍日南軒而至情獨切及霜月連天實開縑素而
煙墨無言自相吐吞則又其性地之蘊藉為執禮
銜仁之根者而曰勢曰態曰容皆其迹矣不知此
義而詠雁字鮮不
拘拘於點畫之間

其九十一

淮海翻成黃葉村苦將情事叫天闍飛章似有糾繩
意琢句全無斧鑿痕韻與寒蠶相互答影同社燕兩

更番名書自與千秋共不許王涯混納垣

黃葉村

家在江南

叫天闈

天闈猶言帝闈張衡思玄賦云帝闈使

關扉兮觀天

糾繩

繩愆

斧鑿痕

高適岑參詩皆流出肺肝

無詩話

寒蠶互答

悲歌互答

社燕更番

燕春社來秋社

去故名

王涯納垣

書鑿垣之家多名

黃葉成村鴈來之候也苦叫天闈鴈聲之哀也空中之章故曰飛章宛然獻納故曰似有糾繩意聯就之句故曰琢句渾然天成故曰全無斧鑿痕與天蠶同時而鳴故曰相互答與社燕反時而至故曰兩更番然其遨遊南北不久淹於一所者實以如此名書當與千秋共之誰許王涯渾納垣耶亦一直說下不煩回頭

其九十二

披圖按謀影姍姍鍛羽蕭疎不耐寒自有八行言冷落非關一紙寄平安遞相沿襲同天久獨受艱辛行路難為怕疇人迷月令常將信筆破疑團

披圖按謀

圖圖像也謀謀譜也

姍姍

與跚同

進貌何

鍛羽

韻會云羽傷也

八行

誰能千里外

來遲李夫人傳

北齊行路難

晉袁山松因舊歌有乃疇刑邵文其辭每醉縱歌之聽者流涕

人星月令

疑團

圭堂云從人覓處分問證據者猶在也

以肖像則似圖以類聚則似譜披而按之何姍姍其來遲只以劬勞于野鍛羽蕭疎不耐寒耳若然則亦自家言冷落之八行不是為人寄平安之一紙又何必遞相沿襲如此乎同天之久又何必獨受艱辛如此乎行路之難還是怕疇人欲迷月令故常將信筆破其疑團使民時永不惑耳說至此

而冷落不足言耐寒不足辭矣
離離鳴鴈以此語為知心否

其九十三

濕雲漬墨飽風翰
衛氏圖中好築壇
向日斜拖渾諾鳳
冲霄直上似驚鸞
不容秦政埋頭看
總有蕭侯袖手觀
滿地禾梁無處換
一生勤苦老江干

漬墨

舊史韓

風翰

習習隨

衛氏圖

陸士衡

築壇

右軍

題一筆陣後曰紙者陣也云云心意者將軍也故假淮陰一拜將事影之以見其擅場

諾鳳

字有尾如一即鳳尾

驚鸞

晉索靖草書漂若

不容秦政埋頭看

秦政焚書故高飛遠舉他埋頭看

總有蕭

侯袖手觀

蕭何作未央宮前殿成羣思三月以題其額則亦未能信手便書也故曰

袖手觀

書貴墨濃筆飽濕雲若墨風翰若筆而築壇於衛氏之陣圖以心為將軍也惟斜拖故如鳳尾之諾惟直上故如鸞翼之驚而不容秦政埋頭看懼斯文之喪也總有蕭侯袖手觀見斯道之難也以如是之妙書而難換禾梁以勤苦終其身有哀其窮而高其節意

其九十四

冰紈初拂白團團
高舉深思筆影寒
明與人看羞穢史
恰同天造壓衙官
肩隨似結金蘭契
目送如將玉板刊
禽鳥尚然知後長
人間千萬讀斯干

冰紈

齊作一綺麗之物地理志

穢史

北齊魏收修魏書得陽休之助為作佳傳

又納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增其善人稱

衙官

杜審言云吾文章當得屈宋作

肩隨五年以長則一之曲禮注云一金蘭二人

同心其利斷一同心之言其臭目送鴻矯坡孤玉

板東坡邀劉器之叅一師本謂斯干詩一

及第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拂冰統而高舉深思筆影搖寒非雁字而何然直

筆書之而明與人看羞殺穢史之不公率性為之

而恰同天造壓倒衙官而無敵就彼觀之而相隨

以肩似結金蘭而不分就人視之而相送以目如

刊玉板而可玩於是緊接第五句之意而曰禽鳥

尚然知後長人間千萬讀斯干此福藩就封宵小

異同之日雖云萬古之綱常亦效一時之著蔡

懸飛不下影闌干掩映千林楓葉丹秋到便將天畫

其九十五

斷望來仍把月挑殘充庖誰許鮑孤鴈運筆爭誇吳

彩鸞料得龍龜方未出一行先與聖人看

懸飛不下竟一亂起自成闌干橫斜貌

月落參橫充庖鮑孤鴈鮑孤鴈鴈詩也人號

運筆爭誇吳彩鸞書生文簫遇仙女吳彩鸞貧

部售五千龍龜伏羲時一馬負圖出河大

鴈雖懸飛不下而影則闌干掩映千林之丹楓秋

把月挑殘功不曠也充庖誰許鮑孤鴈志之超也

運筆爭誇吳彩鸞技之神也然此皆摹其顯迹而

尚未闡其幽光吾想瑞物待時而生而一有羽族

信乎其為文字之祖

其九十六

精分筆髓瘦樂樂韻宇悠然眼界寬為厭繁華端月
轉不愁燥濕半空安畫無定向頻移斗點有神機兩
跳丸惟是浚明堪作贊糗糟鄙俚等閒看

筆髓 虞世南著 六篇 瘦樂樂 故人如念我為說

端月 秦避呂政之諱以 正月為 燥濕 時鄭僑 跳丸 日

如 韓 浚明堪作贊 書云夙夜 春秋繁露云凡贊

大夫執鴈以其 糗糟鄙俚 叔孫通

精分於筆髓之篇故貌瘦樂樂而韻宇固悠然眼
界亦寬然也為厭繁華轉自端月其性復淡不愁
燥濕安於半空其質復堅畫若頻移斗之無定向
點若兩跳丸之有神機其法復變則所云體貌韻

宇眼界者又不足以限之也况其知時諳禮惟是
浚明堪以為贊而奈何糗糟鄙俚之叔孫通只等
閒看耶悠悠世眼鳳
鳳在笈匪獨鴈矣

其九十七

去寒已遠尚驚寒欲到嶠夷天步難未得寧居遵却
渚不思素飽漸于磐臨風婉轉停眸覩傍月平鋪仰
面看白玉京前端的見無須太乙下而觀

驚寒 鴈陣 王勃 嶠夷 宅 堯典 天步難 艱 遵

渚 鴻飛 歸無所 素飽 漸于磐 鴻漸于磐飲食

即詩素餐之意 白玉京 天上 二樓五城 太乙

下而觀 劉向投書天祿閣

從沙漠來此去寒遠矣而尚自驚寒惟欲到嵎夷
天步艱難故神情若驚耳若然則其遵却渚也以
未有寧居之日也而其漸于磐也亦並無素飽之
思也此其意端在作書而臨風婉轉且停眸而觀
之矣傍月平舖且仰面而看之矣豈獨人世為然
哉即白玉京前端的見之無須太乙之下而觀也
見得是天壤
間有數文字

其九十八

無極無窮天地寬如何不與桂陽看雲心月性多流

轉雪骨霜肌耐苦寒燕侶萬千都削迹龍賓十二盡

登壇雖然拍拍還高柳接羽重來指一彈

無極無窮

窮一窮

極一極

桂陽

鴈飛不到

嶺鮑防

雲心月性

龍賓十二

野客一為一為

孟郊

削迹

孔子曰吾

於衛莊山木

龍賓十二

高柳

海內經云

鴈門山鴈

玄宗御墨上有小道士云凡人

高柳

海內經云鴈門山鴈

出其間在

接羽

而永康

曹植離鴈賦

今情逸豫

指一

指一

彈已過光陰

後村

無極無窮天地如此之寬也何之不可而獨不與
桂陽看耶夫鴈以就煖而來桂陽以南煖可知已
而偏不到彼固其雲心月性多流轉想亦雪骨霜
肌耐苦寒耳維時燕侶萬千俱為之削迹其氣候
異也龍賓十二盡為之登壇其臭味同也然未幾
而忽欲旋矣雖然拍拍還高柳而接羽重來如指
之一彈又豈久淹於彼乎此篇言其來而往往而
轉轉而歸歸而又當復來且往於何所而轉歸於
何所而來而無極無窮又超出於所往所歸之外
以五十六字包括一宇宙囊索兩春秋殊自媿其

迂濶

其九十九

